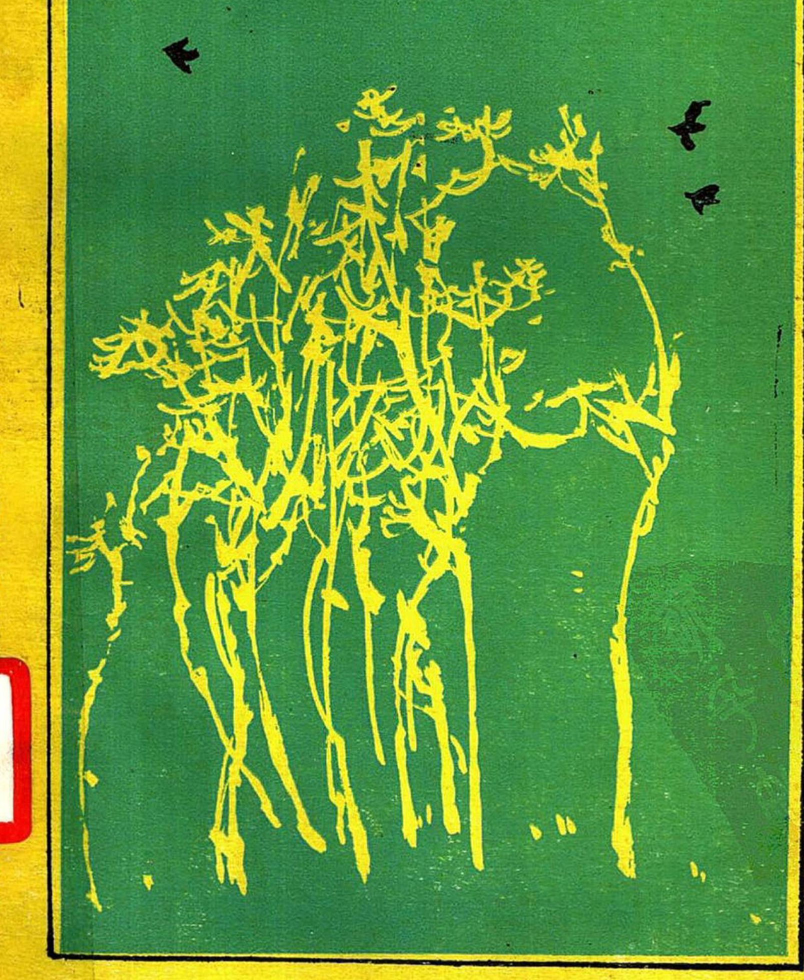
夸齐莫多 蒙塔莱 翁加雷蒂 诗选



二十世纪外国[illegible]书

〔意〕夸齐莫多、蒙塔莱、翁加雷蒂著

夸齐莫多 蒙塔莱 诗选 翁加雷蒂

外国文艺出版社

SELECTED POEMS OF SALVATORE QUASIMODO,
EUGENIO MONTALE AND GIUSEPPE UNGARETTI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夸齐莫多、蒙塔莱、翁加雷蒂诗选
Kuaqimoduo Mengtalai Wengjialeidi Shix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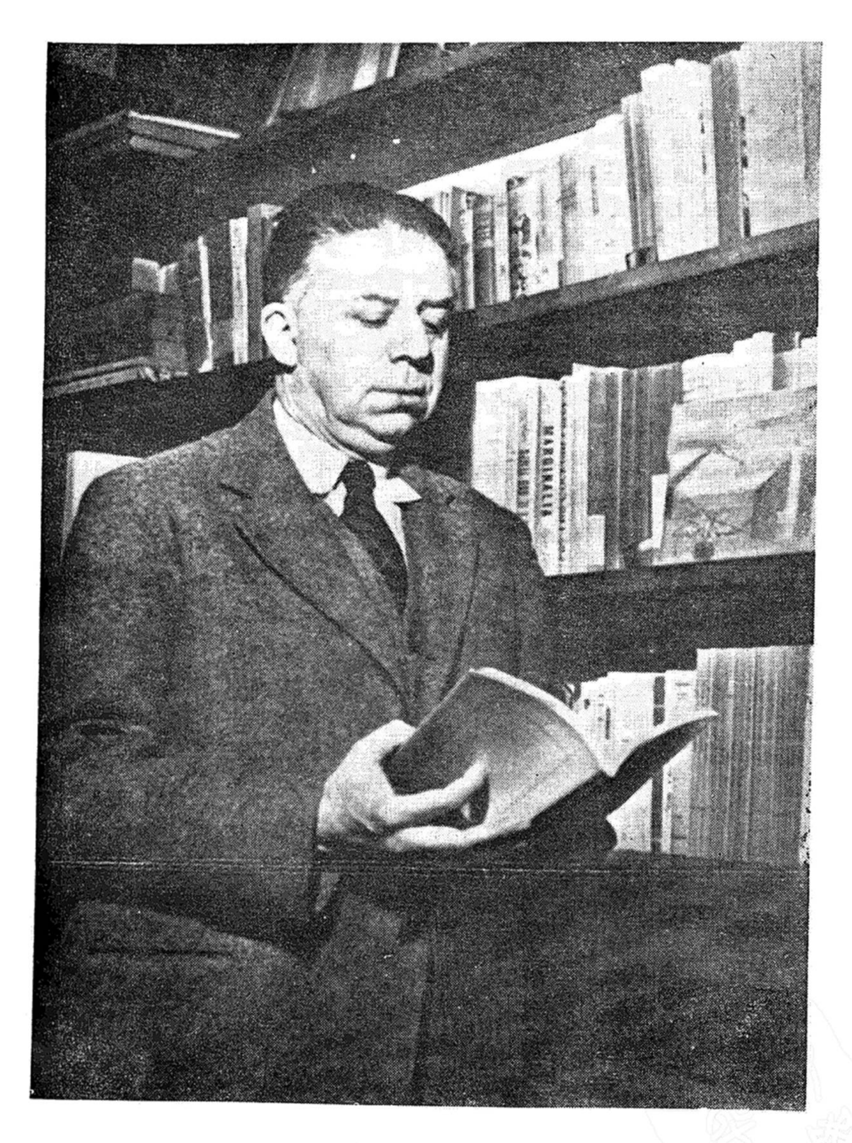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4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1}{16}$　插页8
1988年8月北京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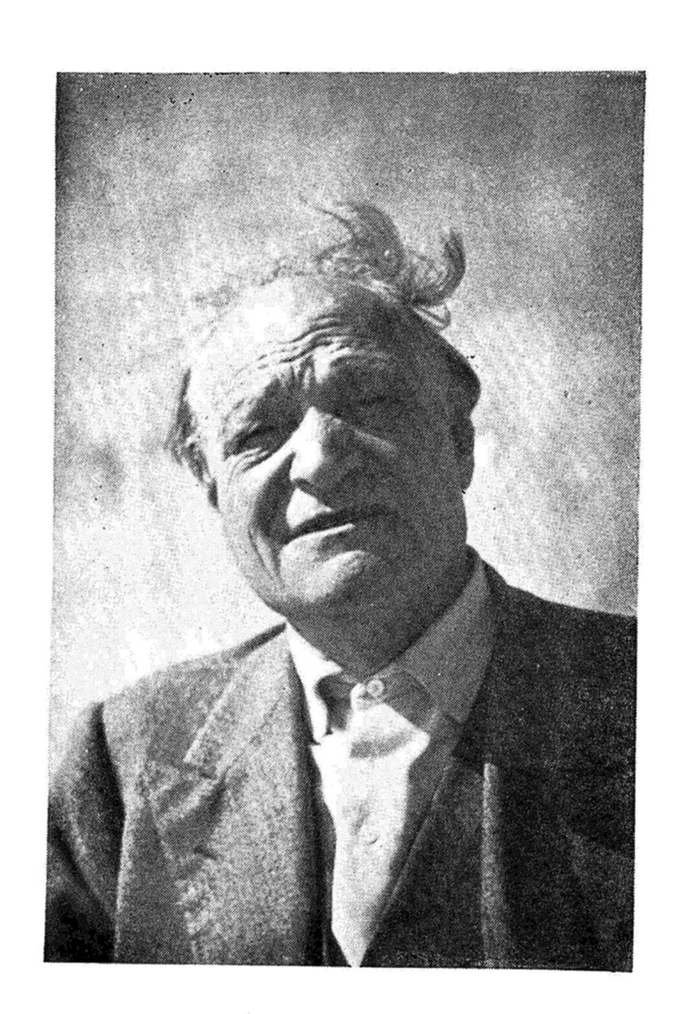
ISBN 7—5016—0045—7/I·46　定价 2.45 元



夸齐莫多像



蒙塔莱像



翁加雷蒂像

前　言

1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摇篮，诗歌艺术一向十分发达。

早在十三世纪，意大利土地上就孕育出连帝尼、普里埃泽、圭尼泽利和卡瓦尔坎蒂这些杰出的抒情诗人。文艺复兴时期，但丁、彼特拉克、塔索象三颗璀灿夺目的巨星，照亮了意大利诗坛，并对欧洲后世诗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十七世纪，马里诺以其华丽浮华的风格轰动一时，成为当时欧洲一种独特的流派。随着浪漫主义文学在欧洲的兴起，意大利在十九世纪出现了象白尔谢、莱奥帕尔迪这样激情满怀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中，有的抒发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有的缅怀罗马帝国昔日的光荣，时而委婉缠绵，时而热情奔放。十九世纪末叶，资本主义社会日益腐朽没落，在各种哲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影响下，意大利诗坛上涌现了一批新人物，其中最负盛名的是19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卡尔杜齐，此外还有深沉含蓄、意境深远的帕斯科里和词藻华丽、风格清新的唯美主义者邓南遮。

二十世纪初，意大利诗坛上流派纷呈，其中最主要的是未来主义、隐暗派和隐逸派。未来主义是菲·托·马里内蒂于1909年创立的一种文学流派，最初盛行于诗歌领域，以后又扩展到绘画、雕刻、戏剧及电影等领域。未来主义者否定一切文化遗产和

传统，对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进行"革新"，在欧洲各国引起巨大的反响。微暗派诗歌以戈札诺、科拉齐尼等人为代表，色调感伤，风格朴实，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小资产阶级徬徨苦闷的心情。隐逸派的影响则比微暗派大得多，它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盛行于意大利及欧洲许多国家一种重要的诗歌流派。

隐逸派(L'ermetismo)一称"密封派"，系由意大利评论家弗兰契斯科·弗罗拉(1891—1962)于1936年发表的《论隐逸派诗歌》中明确提出。它的理论与创作，在国外主要受法国象征主义（特别是诗人马拉梅）的影响，在国内则师承诗人奥诺弗里(1885—1928)及坎帕纳(1885—1932)等人。它的题材，主要是抒发个人的瞬间感受，描写片断的自然景色，表达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微妙情绪，用隐喻和委婉的艺术手法表现生活的阴暗面，在艺术上有许多创新之处，因而深受读者欢迎。同时，隐逸派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又能曲折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社会矛盾，表达了意大利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四十年代前后，这派诗人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影响下，有的直接参加抵抗运动，有的在诗歌中鲜明地树起反法西斯的旗帜，洋溢着爱国热情，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认识价值。当然，这派诗歌有的基调比较低沉，有比较浓重的感伤色彩，某些词句晦涩朦胧，不易理解，这不能不说是它的不足之处。

隐逸派诗人为数不少，主要代表是萨尔瓦多雷·夸齐莫多、欧杰尼奥·蒙塔莱和朱泽培·翁加雷蒂。此外尚有翁贝尔托·萨巴、马里奥·卢齐、山德洛·潘纳和卡洛·贝多基等人。其中夸齐莫多和蒙塔莱两人分别于1959年和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有许多评论家称夸齐莫多、蒙塔莱和翁加雷蒂是当代意大利诗坛上的"三杰"，确实十分中肯。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三位诗

人的生平、作品及创作风格。

2

先让我们介绍一下夸齐莫多。

萨尔瓦多雷·夸齐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于1901年出生于西西里岛的锡腊库札城，父亲是铁路职员。早年在帕莱尔莫的技术学校毕业，1921年进罗马工学院学习，原来准备当一名工程师，后改读文学。不久，他辍学从事社会工作，当过绘图员、管理员及技师等。1929年后迁居佛罗伦萨。在著名小说家埃利奥·维多里尼的引荐下，他结识了隐逸派著名诗人蒙塔莱，并与进步文艺刊物《索拉里亚》的编辑亚历山大德罗·波恩桑蒂结识，同时为该刊撰稿。夸齐莫多早于1928年即开始创作诗歌；1930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水与土》问世，声名大振，以后又陆续出版了《消逝的笛音》(1932)、《新诗集》(1942)、《日复一日》(1947)、《生活不是梦》(1949)、《无与伦比的土地》(1958)及《给与和享有》(1966)等诗集，成为名噪一时的隐逸派大诗人。1958年获维亚雷焦奖，1959年又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除诗歌外，夸齐莫多还从事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研究，发表了不少专著。1939年，他曾担任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的意大利文学教授。此外他还翻译过荷马、维吉尔、莎士比亚、莫里哀和裴多菲等文学大师的作品。诗人于1968年逝世。

当夸齐莫多的第一部诗集《水与土》问世时，意大利诗歌已纳入“现代派”轨道。比夸齐莫多长十三岁的翁加雷蒂已发表了诗集《覆舟的愉快》，蒙塔莱的处女作《乌贼骨》也已深入人心。这些作品被认为是典型的隐逸派诗歌，在当时文坛上颇有影响。

二十九岁的夸齐莫多象一颗灿烂的新星那样进入了意大利诗坛。他既继承了古典诗歌的某些优点，又能把莱奥帕尔迪、帕斯科里和邓南遮等大诗人的创作技巧吸收过来，在清新、淡雅而秀丽的诗句中，寄托了诗人超凡脱俗的情怀，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作者对故乡西西里怀有深挚的感情，由于生活所迫，他很早就背井离乡，辗转在各个城市；诗人借《水与土》这部诗集，抒发了自己缅怀故乡的心情，企图从诗歌中重新找到他失去的乐园——风光旖旎的西西里。从那篇著名的小诗《廷达里的风》中，我们可以看出夸齐莫多对乡土的景物是多么眷恋：

廷达里，我知道
在开阔的山峦之间，
你是那么温柔可爱。
山峦下面，
是上帝妩媚的小岛，
小岛周围流水潺潺；
今天，你震撼了我，
在我的心里俯下身子。

我登上山巅和悬崖峭壁
一心想领受松树上的风，
而快乐地伴随我的一群生物，
此刻却离开我，飞向空中，
——声音和爱情的波浪；
你把我紧紧抓住，
使我难以脱身，
而我所恐惧的

是阴影和寂静，
这些隐蔽的地方，
一度曾甜蜜无比
——心灵已经死亡。
…………

夸齐莫多本人对《廷达里的风》曾说过这样的话："《廷达里的风》以其音乐性而著名，但我认为它的内容——也就是意境——更为可取。"

在《水与土》中，笔者除《廷达里的风》外，还选译了《你的衣服是白色的》、《古老的冬天》、及《夜鸟的避难所》等篇，供读者鉴赏。

在1932年出版的《消逝的笛音》中，诗人在隐逸派诗风的发展道路上又进了一步。他以象征主义的手法运用了大量隐喻，风格飘逸，诗句纯净如水，音乐性也很强。《天使》、《种子》、《第一天》及《短短的曲线》等篇，均译自这部诗集。

《新诗集》是他于1936至1942年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写成的作品。这一时期，他翻译了一些希腊与拉丁文诗歌，古代诗人的杰作在他的诗篇里留下了不灭的印记——《新诗集》显得更加典雅，更富有哲理，神秘色彩也更浓厚。本书中的《橙树上的黑喜鹊在笑》及《欢乐的模拟》等篇，就是从这里选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的风景，使诗人的内心受到巨大的震撼。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开展后，夸齐莫多的诗歌毅然跳出个人情感的小圈子，开始写作"社会诗歌"。诗集《日复一日》(1947)和《生活不是梦》(1949)，标志了诗人的作品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请看《在柳树的枝条上》：

在广场上，草丛里，
七零八落地横着尸体。
孩子们在呻吟悲泣，
母亲绝望地号叫，走向
电线杆上悬着的儿子。
异族的铁蹄踏在我的心房，
我们怎能引吭歌唱？
在柳树的枝条旁，
且把我的七弦琴挂上；
琴儿在凄切的风中，
轻轻地来回摇荡。

寥寥几行，战争一幅阴暗凄惨的画面就跃然纸上。

在《雪》里，诗人以沉痛的心情悼念与法西斯作战而阵亡的士兵，给人们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黄昏降临，
你们又离开了我们，
哦，那些亲爱的形象——
土地，树林，动物，
还有那些身披军服的可怜的人们，
以及因痛哭而消瘦的母亲。
雪从草地上，象月亮一样
把我们照明，
唉，死去的人们。
拍拍额角吧，

再拍拍心。
在寂静中，
在这片埋葬死者的皑皑白雪中，
至少要听到某人的呐喊声。

最后一句，是夸齐莫多全诗的主旨所在，暗示人们要踏着前人的血迹，继续战斗。

在诗集《日复一日》中，除《雪》和《在柳树的枝条上》外，本书还收入了《信》、《冬夜》、《1943年8月，米兰》、《围墙》以及《哦，我亲爱的畜生》等，而《南方的哀歌》、《给母亲的信》等篇，则取自《生活不是梦》。这些诗歌既洋溢爱国热情，笔调又十分优美，富于抒情气息，评论界公认它们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不愧是意大利文学中的珍品。

五十年代后，夸齐莫多又写了几部诗集：《假绿与真绿》(1953)、《无与伦比的土地》(1958)及《给予和享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国内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安，诗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夸齐莫多写下了这些诗篇。他认为战争年代已经过去，诗歌不该象以前那么简朴自然，应当找寻新的表现方式，因此这些诗大多比较晦涩朦胧，神秘色彩也更浓重。本书翻译了基调比较明朗的《致新月》、《我什么也没有失去》、《致利古里亚》及《时间是难以察觉的》等，从中可以窥见诗人的另一种风格。

夸齐莫多在诗集《假绿与真绿》后面有一篇附录，题为《诗论》。在这篇论文中，诗人对诗歌的某些理论性问题作了探讨，并阐明了诗歌的性质与任务。他说："新的社会诗歌应力求'对话式'，不应是'独白式'；应富有戏剧性和史诗般的气魄，而不应

格言连篇或宣传社会学。历史已为新的诗歌规定了新的内容：'诗人知道，今天他们已不能写田园诗或星占术了。'"对于诗人所肩负的使命，他说："诗人的立场不能是消极被动的，他应当'改变'世界。"夸齐莫多的诗歌之所以能别树一帜，看来同他那独具慧眼的观点是分不开的。

3

在现代意大利诗坛上，蒙塔莱也许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是隐逸派诗歌的重要代表，在意大利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

欧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于1896年生于热那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他时而逗留在故乡热那亚，时而在利古里亚东海岸的蒙德洛索村度过岁月。利古里亚海滨秀美的风光使年轻的蒙塔莱无限神往，为以后诗人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和素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应征入伍，服役两年，退伍后从事新闻工作，并写作诗歌。1927年迁往佛罗伦萨，在本姆波拉德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1938年，由于他坚决拒绝加入法西斯党，被解除多年来担任的图书馆馆长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塔莱仍与妻子一起住在佛罗伦萨，埋头写作。除诗歌外，他还翻译了英、美、法、西班牙等国作家的诗歌、戏剧与散文，作家包括T.S.艾略特、高乃依、霍桑及史坦倍克等。40年初离开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流亡瑞士，在反法西斯斗争的高潮中参加了抵抗运动，1947年诗人去米兰，任《晚邮报》的文学编辑。由于他在文学上成就卓著，意大利总统于1967年授予他以"终身参议员"称号。1975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1981年逝世。

《乌贼骨》发表于1925年，是蒙塔莱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这部抒情诗体现了隐逸派诗歌的主要特点，使他一跃而蜚声文坛。1939年的《境遇》是他的又一力作，诗中着重抒写个人在痛苦中的挣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的精神危机。1956年发表的诗集《暴风雨及其他》也具有同样的特色。1971年出版的《萨图拉》，则是献给他的亡妻的。1973年，他又发表了论文集《在我们的时代》及《诗抄：1971—1972》等作品。1977年又发表了《四年笔记》。

生活中
我经常遇到逆风恶浪；
潺潺而流的小溪
有时会阻塞；
干枯的树叶
有时会卷成螺旋形；
马儿
有时会突然倒下。
除了神圣的冷漠
展示的奇迹以外，
我不知道
什么是善；
——那是
正午睡意朦胧的雕像；
那是
悠悠的白云；
那是

高高飞翔的苍鹰

这是蒙塔莱早期一首著名的短诗。这首诗既体现了隐逸派诗歌的特点，也概括了诗人对生活的一些看法。这首诗见于他的处女作《乌贼骨》中。

《乌贼骨》是蒙塔莱于1925年发表的诗集。诗人亲自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创伤在他的心里打下了烙印。战后，意大利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满目疮痍，一片萧条。象许多正直而敏感的知识分子一样，蒙塔莱深感前途茫茫，看不到个人的出路，于是他怀念故乡，怀念少年时代，怀念利古里亚美丽的海岸和汹涌奔腾的地中海，企图从中找到慰藉，通过诗歌神圣的旋律回到已经失去的乐园。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诗人写下了这部光辉灿烂的抒情诗集。

歌颂大海，描写海洋的威力和海上五光十色的景象，是《乌贼骨》的特点之一。

在《假声》中，蒙塔莱是这样来抒写海水的：

> ....
>
> 水，它是试炼你的力量，
> 在水中，
> 你发现了自己，
> 也使自己焕然一新。
> 我们把你
> 看成是一个海藻，
> 一块卵石，
> 某种海上的生物，
> 它能更纯洁地漂向岸边，

盐分不能将它腐蚀。

…………

…………

善于运用隐喻、联想等现代派诗歌技巧，是它的又一特点。例如在《中午》一诗中，我们仿佛从凄切的蝉鸣里，听到了诗人出自肺腑的深沉的叹息声：

在风中，失魂落魄的蝉儿
发出铁摇子般微弱的叫声，
声音刚一响起立刻消失，
发出的调子萎靡不振。

一条秘密的脉带，
从深处伸向我们，
我们这个世界
好容易站住脚跟。

如果你用手示意，
灰暗的空气就震颤；
遗迹已经荒弃，
吵嚷声不再充斥空间。

今后手势杳无踪影，
各种声音也趋于沉寂。
在你的入口那儿
降下空虚的生命。

除上面几首外，本书中的《午休》、《汲水的辘轳》及《三角洲》等，也均取自《乌贼骨》。

1939年发表的诗集《境遇》，标志着诗人的作品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境遇》中录入了1929年至1938年写成的许多诗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新的危机，法西斯主义分子磨刀霍霍，蠢蠢欲动，阴云笼罩整个欧洲大陆。在这令人窒息的气氛中，诗人感到痛苦，压抑，心情十分沉重，因而这一时期写出的诗篇，调子更加低沉，情感也更加含蓄，某些诗句隐晦朦胧的程度，较《乌贼骨》中更进一步。有的评论家认为蒙塔莱的诗歌同T.S.艾略特的作品有某些相似之处，也许不无理由。例如马里奥·普拉兹在艾略特六十寿辰时曾作过一次学术演讲，说这位意大利现代派诗人曾从艾略特处学习到"少许东西"。这里，笔者选译了《多拉·马古斯》、《伊斯特本》、《卢加的浴场》、《海岸守卫人的屋子》及《音讯》等篇。《境遇》中的一部分诗歌，系诗人在奥地利、法国及英国等地旅行时有感而作，那首颇负盛名的《伊斯特本》，即其代表。

在诗集《境遇》中，出现了一些受社会黑暗势力迫害的妇女形象，犹太少女多拉·马古斯就是他笔下的一个典型。但其中许多诗歌却出现了一个名为克莉齐亚(Clizia)的神秘女性，诗人把她加以"圣化"，使她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和黑暗中的希望。克莉齐亚一字源自克莉提亚(Clytia)，是古罗马大诗人奥维德笔下的一个女性，她后来变成一朵向日葵。在蒙塔莱笔下，她既是情人，又是预言家和女神。原来诗人于1930年认识了一个美籍犹太女人，同她发生恋爱，克莉齐亚就是她的化身。这倒是颇耐人寻味的。

《暴风雨及其他》是他第三部重要诗集，发表于1956年。诗

集的基调和《境遇》的相仿，主要表现个人惶惶不安的情绪以及内心的痛苦和挣扎，但某些诗篇则摆脱了主观主义的艺术探索，含沙射影地抨击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正如评论家汉斯·兴特霍伊泽(Hans Hinterhauser)在《意大利现代抒情诗》一书所说，《暴风雨及其他》中的许多诗篇实际上是一种"隐言诗"，需要读者煞费苦心地去揣摹。这些诗大多晦涩难懂，我国读者似不易接受，因此介绍的数量就相对少些。《鳗鱼》、《新月牙上的风》及《希特勒的春天》等篇，均选自这部诗集。

除诗歌外，蒙塔莱在翻译方面也很有研究。他曾译过莎士比亚、狄金森、哈代等人的诗歌，1948年还出版过一本名叫《翻译札记》的书。

蒙塔莱是隐逸派诗歌的旗手。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具有象征主义的特点，善于运用隐喻手法刻划内心深处细微的情感，辞句精炼，音调铿锵，有的诗篇气势磅礴，有的则婉约缠绵，带有"交响乐"的风格。他于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决非偶然。

对蒙塔莱素有研究的评论家马可·福尔蒂曾对这位诗人作了这样的评价："欧杰尼奥·蒙塔莱是当代最光荣的诗人。他也许是一个世纪以上评论界——不仅仅是意大利国内——研究得最多的诗人。"应当说，这些话是十分中肯的。

4

最后谈谈翁加雷蒂。

从某种角度上说，朱泽培·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是隐逸派诗歌的先驱者。

翁加雷蒂于1888年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二十四岁时去法国求学，与法国许多象征派文人和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帕拉泽斯基等人结识，后即开始写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去前线作战，战后回巴黎，1921年移居罗马，从事新闻工作。1936年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意大利文学。1942年回罗马后，在罗马大学讲授意大利现代文学。1962年被选为欧洲作家联合会主席。由于他的诗歌熔法国的象征主义（主要是马拉梅和阿波利奈尔）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于一炉，又汲取了意大利古典诗歌的许多优点，因而别具一格，成就卓著，曾获得许多国际性的文学奖和荣誉学位。除诗歌创作外，他还翻译过莎士比亚和马拉梅等人的作品。

翁加雷蒂认为，诗人应努力发掘并反映事物的本质与奥秘之处，因此应当抛弃传统的表现方式，有所创新。他又认为诗歌应力求和谐与协调，诗人应成为"宇宙中一条柔韧的纤维"。他的诗集很多，主要有《覆舟的愉快》(1919)、《时代的感情》(1933)、《悲哀》(1947)及《呼喊和风景》(1952)等。这些诗歌，有的抒发个人的孤独和哀伤，有的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同其他隐逸派诗人一样，翁加雷蒂也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题材，着重刻划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瞬时的感受，基调较为低沉，但这些诗歌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制度与法西斯统治下的苦闷以及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认识价值。1970年，他患肺炎在米兰逝世，享年八十二岁。

当翁加雷蒂二十八岁时，诗集《被埋葬的港口》发表了。这是他的处女作，某些评论家认为，它是意大利现代派诗歌的滥觞。1919年，诗集《覆舟的愉快》问世；该书除将《被埋葬的港口》中全部诗歌收集在内外，尚包括其他一些短诗。这些诗歌抒发

个人的哀伤与孤独，凝炼含蓄，优美动人，词句简短，但很有力，象一颗颗小小的水晶那样熠熠放光。试看《怀旧》一首：

那时
天色即将破晓
春天将临
路上行人稀少

巴黎
笼罩着
惨云愁雾

在桥的
一个角落里
我对一位
苗条的姑娘的
无止境的沉默
陷入沉思

我们
同病相怜

我们失魂落魄
呆在一起

诗中虽只寥寥数行，但情感真切、深沉、饱满，每个字似乎都叩在读者的心扉上，饶有韵味。

本书所译的《河流》、《追念》、《沙漠的金亚麻》、《变迁》、《美丽的夜》、《静》、《冲突》、《分离》、《意大利》以及《守夜》等诗，均选自《被埋葬的港口》及《覆舟的愉快》。

1933年出版的《时代的感情》，是翁加雷蒂的又一力作。翁加雷蒂称自己这部诗集为“我生活经验的第二个时代”。《覆舟的愉快》的主题，是抒发个人的哀怨、孤独和苦闷彷徨的心情，而《时代的感情》则不同，它缺乏个人情感的火花，是诗人某种理性的呼声。他所探索的不再是主观世界，而是客观世界。这里，诗人沉溺于过去的神话世界里，企图通过海市蜃楼般的幻景来达到个人与宇宙的统一。其中《岛》和《女妖》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请看《岛》中的几段诗：

他来到一个
永远是黄昏的海岸上，
那儿有古木参天的森林；
再往深处走，
只听得羽毛的音响在召唤他，
炎热的水发出刺耳的击拍声
把羽毛的音响溶化。
这时他看到一个精灵
(本来没精打采，后又振作起来)，
回身往高处看，
原来是一个仙女，
她伸着身子抱住一榆树，
沉沉入睡。
…………

…………

在《时代的感情》的后半部分，翁加雷蒂更进一步，他探究现实世界的一些问题，并对上帝的存在提出质疑。长诗《怜悯》是他颇负盛名的作品，请看其中的一小段：

…………

所希望的不外是一堆影子。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上帝啊，你看来不过是一个梦魂吧？

我们冒昧得很，

至少愿你象一个梦魂。

它出自最清楚不过的疯狂。

它不在云雾般的树枝中战栗，

象睫毛上

早晨的麻雀那样。

它呆在我们中间，枯谢起来，

神秘的创伤。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心爱的九岁的儿子安托尼埃多在巴西圣保罗夭折了。战争的苦难沉重地压在诗人的心头，使他无时或释。兄弟的去世，也使他悲痛不已。创作于1937至1946年、后来又于1947年出版的诗集《悲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悲哀》中诗句的形式，与《覆舟的愉快》中迥异。句子长短

不一，许多诗篇充满悲叹和绝望的哀号。组诗《日复一日》写得十分精彩。这里选译了其中几段，以窥见作者这一时期创作风格之一斑。《别再喊了》一首亦译自《悲哀》。

此外，翁加雷蒂还写了《福地》(1950)、《呼喊与风景》(1952)、《老人笔记》(1960)及《对话》(1968)等诗集。这些诗集没有前三种那么重要，因此选译的数量不多。《诗人的秘密》及《终曲》等译自《福地》，《你在哭喊：我闷死了》译自《呼喊及风景》，而《1966年9月12日》、《星星》、《礼物》、《你的光辉》、《嘴儿的闪光》、《圣保罗》、《阴影的光彩》及《玫瑰主题变奏曲》等则选自《对话》。至于这些诗歌的风格如何，还是留待读者自己去鉴赏吧。

关于翁加雷蒂，评论家卡尔洛·波曾说过这样的话："翁加雷蒂称自己的诗集是日记，而实际上也应当这样理解，他的作品确是诗歌体的重要纪事。"当代意大利著名诗人皮埃尔·保罗·帕佐里尼认为："翁加雷蒂诗歌的进程，是围绕二十世纪诗歌的进程而发展的。"本格特·霍尔姆克维斯特说："朱泽培·翁加雷蒂是意大利隐逸派诗歌运动的主将。根据他本国大多数评论家的意见，他也许是这一潮流最重要的诗人……他是一个无可比拟的革新者和先驱。"这些评语，看来不会言过其实吧。

钱鸿嘉

1985年12月于上海

目 次

蒙塔莱

翁加雷蒂

夸齐莫多





瞬息间夜晚降临

每个人都孤独地站在
地球的中心
一线阳光
透过他的全身
瞬息间
夜晚降临

廷达里的风

廷达里，我知道
在开阔的山峦之间，
你是那么温柔可爱。
山峦下面，
是上帝妩媚的小岛，
小岛周围流水潺潺，
今天，你震撼了我，
在我的心里俯下身子。

我登上山巅和悬崖峭壁
一心想领受松树上的风，
而快乐地伴随我的一群生物，
此刻却离开我，飞向空中，
——声音和爱情的波浪；
你把我紧紧抓住，
使我难以脱身，
而我所恐惧的

是阴影和寂静。
这些隐蔽的地方，
一度曾甜蜜无比，
——心灵已经死亡。

我每天深入
那块你不熟悉的土地。
对于它，
我还用隐秘的声音喃育；
在玻璃窗上，
另一种光披着夜服
把你显现，
喜悦栖息在
你的怀里，
可那喜悦已不属于我。

流放是严酷的。
我本来在你那里
追求和谐宁静的生活，
可今天，这种追求
正变成临死前过早的焦虑；
一点一滴的爱情
都能抵御忧愁的侵袭。
黑暗中，响起了默默的脚步，
在那里，你安排我
把苦涩的面包咬碎。

廷达里，安静地回来吧，
亲爱的朋友，
把我唤醒吧，
这样我就能离开山岩，
登向天空。
对于那不知道
什么样深沉的风儿
把我四处寻找的人，
我却假装出
惶惶不安的恐惧神情。

你的衣服是白色的

你弯下头，向我凝望，
你的衣服是白色的，
左肩有一条带子，
落在你丰满的胸脯上。

光线征服了我，
它颤抖着，
抚摸你裸露的玉臂。

我又见到了你。
你的话隐晦，迅捷，
使一颗心
象观看杂技时一样，
悬浮在空中。

深幽的街道，
风儿从街上吹来，

在三月的某些夜里，
它把我们这些
无名的人吹醒，
象初次那样。

镜　子

瞧吧，树干上
芽儿纷纷绽开，
苍翠欲滴，胜过绿草，
一颗心往那儿躺：
本来，树干似乎已经枯死
在一泓死水的沟渠上弯折。

在我看来，
一切都是那么奇妙；
雾气弥漫的水，
今天能在沟渠里
用更加碧澄的色彩
反映出一方蓝天，
而使树皮开裂的
那片新绿
今夜却又不见。

夜鸟的避难所

高处有一株
弯曲的松树
它俨然站在那儿
倾听深渊
树干弯得象石弓

那是一些夜鸟的避难所
深夜，依旧回荡着
迅速扑击翅膀的声音

我那悬在黑暗中的心啊
也有一个窝
一个声音
它也在倾听
夜的信息

古老的冬天

在半明不暗的火光中，
你那纤巧的双手我渴望一见，
它们散发橡木和玫瑰的味儿，
也有死亡的气息。古老的冬天。

鸟儿寻找谷粒，
转眼间披上雪花；
言语也是这样：
少许阳光，天使的光圈，
还有雾，还有树，
还有我们，都是清晨空气的产物。

消逝的笛音

贪婪的痛苦啊，在我
渴求孤独的时刻，
别急于送来你的礼品。

冷冰冰的笛音，重新吹出
常青树树叶的欢欣。它使我
失去记忆；欢乐没有我的份。

夜晚降临在我的心灵。
在我沾满杂草的手上，
水儿一滴滴流尽。

翅膀在朦胧的天际
振摆；心儿从一处飞向一处，
我这片土地却无法耕耘。

每天都是一堆废品。

死去的苍鹭

在炎热的沼泽地
一只苍鹭陷在虫豸所爱的泥淖里
默默死去
我心痛欲裂

在光和声中
我已消尽我的精力
在凄凉的回声里
不时发出
无人理会的叹息

可惜有朝一日
我也可能无声无息地
被人遗忘
不留下一丝痕迹

天　使

多么洁白的
天使
侧着身子
沉睡在
空中的玫瑰花上
腰部在阴影下
美丽的双手合十

我的声音
把他惊醒
他向我微笑
脸颊上撒满花粉

他唱起歌来
歌声震撼我的心灵
黎明的天空
朦朦胧胧

天使是我的
我占有了它
我浑身发冷



种　　子

树木阴影蔽日
一些小岛
在大水中崩陷
在新生的土地上
是愁云惨雾的夜

云雾中
翅膀的声音
在我心中响起
凡是我心中活着的
都不会死亡

你看到了我
我生来如此轻盈
与一切事物都如此亲近
因此与天神
一起漫步前进

如果你愿意
把我投到种子里
我已倦于
沉睡在我身上的重力

短短的曲线

先生，让我毁灭吧，
这样我就听不见
消逝的岁月
如何默默地掠夺我，
使一切辛劳都付之东流：
对于我，剩下的，
只是生活短短的曲线。

把我变成风儿吧，
让它幸福地飘荡，
或者变为大麦的种子，
或者斑点，
让它们随心所欲地发展。

在迎着光线生长的草中，
在肉体千疮百孔的灾难中，
爱你是容易的。

我试图
过这样一种生活：
每个人赤着脚
在探索中摇摆不定。

你又离开了我：
我在阴影中
孑然一身；
阴影在暮色中扩展，
没有门儿，
为甜蜜地流着的血敞开。

不再想起死亡

——春天
使树木和花卉
充满生机，
我听不到
深邃的声音，
只是沉醉在
你的怀里，
亲爱的人儿。

肉体结合在一起时
不再想起死亡，
最后一天的喧嚣声
唤醒我们年青人。

没有人
倾听我们；
血的轻微的呼吸！

我的手，使树枝
在你的腰上
开花。

许多动物
在植物、石块和水中
迎风生长。

第　一　天

一片广漠而恬静的水
它在我心里
激起了昔日的风暴
——恼人的小怪物

星星随我一起陨落
它们在我的黑暗中
也感到轻盈
在有两个“极”的
荒瘠的地球上
在黎明的
迅速划破夜空的轨迹间，
对岩石和云层的爱

我的血是你的
阁下，让我们
一起死去

在你的光线中覆灭

我生来
就在你的光线中覆灭
清澈如水的黄昏

清爽的空气
燃起了
明净的树叶

我无比空虚
同活人隔绝
一颗心飘荡不定

我勤勤恳恳地
补偿了你
赐给我的箴言

在死人中间

把我唤醒吧
每个人都取得了
他的土地
他的女人

你的眼睛
看到了我的
脏腑的深处
谁的心也没有我的那样
绝望

我是一个
孤独的人
孤独透顶的人

橙树上的黑喜鹊在笑

也许，这是生命
一个真正的征兆：
我周围有一群孩子，
在教堂的一片草地上
微微摇晃着小脑袋，
合着音乐的节拍
手舞足蹈。
黄昏是多么忧伤，
在苍翠欲滴的草地上
各种影子又交相辉映，
它们在火焰般的月光下，
显得何等美丽动人！
回忆给你们短暂的梦，
现在，醒来吧。
听着，大海的初潮
已在汹涌奔腾。
时候到了，

可它不再是我的，
只有迷离惝恍的幻影。
你，南方的风儿呀，
满载橙花的香气，
请吹散孩子身上的月光，
孩子赤着身子在沉睡。
把小驹带到
马迹斑斑的潮润的田野上，
让海上掀起波涛，
并让树上的阴云散开。
苍鹭已向水边走去，
它懒洋洋地嗅着
荆棘丛中的污泥。
橙树上的
黑喜鹊在笑。

欢乐的模拟

在树林
使黄昏更加荒凉的地方，
你那最后的脚步
那么倦怠地
悠然消亡，
那时菩提树上的花儿
几乎不再开放，
它为自己的命运
坚持自己的主张。

你在寻觅爱情的动机，
在你的生活中体验沉默的滋味。
镜子般的时代
把不同的命运向我展示。
象死亡一样，
现在美艳已在
别人的脸上闪现，
使我好不伤悲。

我已失去
天真无邪的一切，
哪怕在这声音里。
我幸免于死，
把欢乐模拟。

晨曦初吐

夜尽了，
月亮在晴空中慢慢消隐，
沉落在小河的水里。

九月，
我生活在平原的
这片土地里，
草地一片翠绿，
宛如南方春天的山谷。
我离开同伴，
把我的心藏在古老的墙里，
孑然一身
把你追忆。

你离开月亮更远，
此刻晨曦初吐，
而在石板上，
马蹄声又奋然响起！

在柳树的枝条上

在广场上，草丛里，
七零八落地横着尸体。
孩子们在呻吟悲泣，
母亲绝望地号叫，走向
电线杆上悬着的儿子。
异族的铁蹄① 踏在我的心房，
我们怎能引吭歌唱？
在柳树的枝条旁，
且把我的七弦琴挂上；
琴儿在凄切的风中，
轻轻地来回摇荡。

---

① 1943年7月25日，米兰被纳粹占领。

信

街上，一片岑寂，
此刻，慵倦的风儿
低低地飞向地面，
掠过一片片枯叶
又飘然升起，
吹拂着各色外国招牌……
也许，在深沉的夜色
迎来新的一天之前，
我惊魂未定
不敢向你吐露一言半语；
也许我疏懒成性，
疏懒是我们最糟的恶习……
生活，它不是心脏
恐怖而阴郁的颤动，
也不是怜悯，
它只是一场浴血的搏斗，
死亡是搏斗中

开出的花朵。
啊，我亲爱的姑娘，
请你牢牢记住，
被枪弹打得千疮百孔墙头上
火红的天竺花。
今天，即使是死亡，
为爱情而献身的死亡，
也无法给活着的人们
带来一丝慰藉。

雪

黄昏降临，

你们又离开了我们，

哦，那些亲爱的形象——

土地，树林，动物，

还有那些身披军服的可怜的人们，

以及因痛哭而消瘦的母亲。

雪从草地上，象月亮一样

把我们照明。

唉，死去的人们。

拍拍额角吧，

再拍拍心。

在寂静中，

在这片埋葬死者的皑皑白雪中，

至少要听到某人的呐喊声。

冬　夜

又是冬夜，
乡间阴森森的塔楼上
传来重浊的钟声，
黑压压的云层
笼罩着风尾草和丛生的荆棘，
还在河水上投下了阴影。
啊，朋友，
你失魂落魄，迷迷茫茫，
我们已无法在平原里栖身。
这里，在你的土地上，
你默默悲泣，泪水纵横。
你用牙齿狠狠地
把彩色的手绢咬紧。
别惊醒这个孩子呀，
他赤着双脚，
在你身旁的洞穴里，
沉睡不醒。

谁也不会
使我们想起母亲的恩情，
谁也不会
向我们诉说故乡的梦境。

1943年8月，米兰*

在一片尘土中，可怜的手哟，
你徒然东寻西找。城市已经死亡。
它已经死亡；在纳维利奥运河中心，
刚才听到最后一声炮响。
夜莺已从修院的高杆上摔落，
夕阳西下以前它还在那里欢唱。
庭院里不用挖井，
活着的人们再也不会口渴。①
别碰死人，那么血肉模糊，浑身肿胀，
就让他们躺在屋子的地上：
城市已经死亡，已经死亡。

---

* 1943年7月后，纳粹德国鉴于意大利当局已在向盟国谈判投降，故出动飞机前去轰炸。

① 意指活着的人日子也不长了。

围　墙

体育场的围墙上，
在墙缝和一丛丛杂草间，
跳过一条条蜥蜴，
迅速得好比闪电。
青蛙回到小河里，
在故乡遥远的夜空
唱起没有伴奏的歌曲。
你可记得，正是此地
那颗巨大的星星，
曾照耀过我们的身影，
欢迎我们的到来。
唉，亲爱的，
多少岁月，已随着
白杨树飘零的树叶，
悠悠流逝，一去不回，
而祖国的江水与河水
又染上多少鲜血！

哦，我亲爱的畜生

如今，秋天已在葱翠的山间
罩上一层阴影。
在暮色降临之前
我们又将听到鸟儿
最后一声悲怆的啼鸣。
灰沉沉的平原发出召唤，
声音与大海的咆哮呼应。
树林在雨中渗出一股霉气，
洞穴里的气味一阵接着一阵，
在屋宇间，在人群中，
它们多么刺鼻，哦，我亲爱的畜生。
这张慢慢转动眼睛的脸，
这只指向天际的手
（天际发出隆隆的雷声）
都是你们的，我的狼群，
我的狐狸——你们嗜血如命。
每只手，每张脸，都属于你们。

你说什么都是一场空，
不论是那些被生活的急流
消蚀的日子，还是生命。
花园里，响起孩子们的歌声。
如今，这些离开我们
莫非已是遥远的事情？
可是它们象影子一样，
在空气中消失得无踪无影。
这就是你的声音。
也许我知道，什么也没有发生。

贝加莫高山上的岩石*

你听到了
墙那边和塔楼那边
公鸡在空中啼叫，
塔楼上闪现着
你不熟悉的寒光。
公鸡的叫声
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小室里人语嘈杂，
还可以听到巡夜的鸟儿
在黎明前的叫唤。
对自己，
你什么话也不说，
此刻，你置身于
短浅的光圈中，
羚羊和苍鹭静默无声，

---

* 贝加莫系意大利北部城名，在阿尔卑斯山南麓。

它们迷失在一阵乌烟瘴气中
——这是尚未诞生的
一个世界的吉光。
二月的月亮，
在大地上空高悬，
又悠然消逝，
可是对你来说，
它只是记忆中的形象，
是在沉默时燃起的光，
现在，你也悄悄地走向
山岩的柏树间，
这里，在死去的年青人的
一片绿色下，
愤怒平息，
而遥远的怜悯
几乎就是喜悦。

我仍旧听到海浪声

不止一个夜晚，
在平滑的沙滩边，
我仍听到
海浪在喁喁细语，
一忽儿在那儿，
一忽儿在这里，
仿佛从消逝的岁月里，
又响起了某种声音，
它印在我的心坎上，
悠然发出回声。
还可以听到
海鸥缠绵悱恻的啼鸣，
也许是塔楼的鸟儿，
四月的春光
催它们往平原飞行。
过去，伴随这种声音，
你和我是多么亲近；

如今，我多么希望
我那怀念的回声，
能象大海的
低回的细语那样，
飘到你的身旁。

南方的哀歌

红色的月亮，风儿，你那北方
妇女的脸色，一片皑皑的白雪……
此刻我的心在那片草原里，
在那雾气弥漫的水塘上面。
我已忘却了西西里牧人
吹奏的大海螺，忘却了海洋。
角豆树在沾满水气的残梗中震颤，
街上响起车轮单调的歌。
我也忘却了，为了伦巴第的土地与河流，
在绿油油的高原上空
苍鹭和白鹤在缓缓飞翔。
可是人们到处大声疾呼，
为国家的命运黯然神伤。
再也没有人把我带往南方！

唉，南方的沼泽地
疟疾猖獗，横尸遍野，

人们已倦于把尸体运向那里埋葬。
人们倦于孤独的生活，倦于镣铐，
倦于嘴边挂上各色各样的诅咒，
说他们声嘶力竭的叫喊在井里发出回响，
说他们在啜饮心里的血液。
因此，他们的孩子回到山冈，
在繁星点点的夜幕下策马向前，
他们沿路把槐花放进嘴里咀嚼——
新开的鲜红槐花，它们还是红艳艳的。
再也没有人把我带往南方。

今天晚上尽管冬意朦胧，
可仍属于我们。这儿，我再次向你诉说，
我心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
它们多么荒唐：
我一面柔肠寸断，
一面怒火燃着我的胸膛。
这是一支情意绵绵的哀歌，
却没有爱情的芬芳。

给母亲的信

“最亲爱的母亲啊
此刻雾气弥漫，
纳维利奥① 的水混沌地冲向堤岸，
树林涨满了水，白雪皑皑；
我在北方并不悲伤，
内心却烦躁不安，
但我不想向任何人要求宽宥，
许多人都分别欠我一笔泪债。
我知道你的日子并不好过，
你的生活象所有诗人的母亲那样，
既穷困，又情意绵绵地
把自己的儿子思念。
今天，是我在写信给你。”
最后，你会说，这不过是
那天夜里逃亡的孩子

① 意大利米兰的一条运河名。

所写的三言两语，
当时他披着一件短短的斗篷，
袋里藏着几行诗句。
可怜的孩子，
他的心地是多么单纯，
有一天，他们会在什么地方把他杀死。
“真的，我还记得，
正是慢车的暗灰的卸货处
把许多杏子和桔子
带到伊默拉港口，
水边多的是喜鹊
还有盐和桉树。
可是我现在感谢你，
我愿意感谢你，
感谢你在我的嘴唇上赐给了讥讽，
它象在你的嘴唇上那样，
温柔可亲。
你那微笑，使我免于
哭泣和悲伤。
要是此刻我为你，
为所有象你那样不知何故在等待的人，
流下几滴眼泪，
那也没有什么要紧。
唉，仁慈的死神啊，
别去碰那在厨房墙上滴滴答答走动的时
　钟，

我所有的童年时代，
都在那搪瓷的钟面上度过。
别碰手儿，它们是
老人们的心窝。
也许有人会作出答复？
哦，怜悯已经绝迹，
羞耻已经消亡。
别了，亲爱的，别了，
我最亲爱的母亲。”

也算是情歌

向日葵弯向西方，
白日沉陷，
夏天的大气
变得沉重，浓郁，
并使树叶已弯下身子。
工地上，
一片烟气。
随着密云四集，
闪电雷鸣，
天空的最后一个空隙
已杳无踪迹。
好几年来，亲爱的，
那维利奥运河一带
那些狭窄的树木，
在我们眼里
都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的日子

始终一模一样，
太阳依然如故，
下山时，
总发出一丝亲切的光辉。

我不再有什么回忆，
我也不愿回忆；
有的是对死者的怀念，
生命并无止息。
每一天，
都是我们的。
将来总有一天，
什么都会停止；
你和我——那时
我们似乎为时已迟。
这里，在运河的提防上，
我们象孩子那样
两脚踏在跷板上，
眺望河水；
翠绿初吐的树枝
已黯然变色。
悄悄走近的人，
在手里藏的不是刀子，
而是一枝天竺花。

墓 志 铭

这里远离尘嚣，
阳光抚摸你的头发，
重新燃起了
甜蜜的回忆，
并使活着的人们
想起了自己院子里低低的树木。
夏天已剩下最后一只蝉儿，
汽笛在伦巴第平原怒号，
发出震撼人心的警报。
空中焦枯的声音啊，
你们要什么？
大地上，
还有不尽的烦恼。

致新月*

开始时，上帝创造了
天和地，以后，
在适当的一天
又在天空里
放上日月星辰，
而在第七天却休息。

千万年以后，
人们凭自己的想象，
凭与日月星辰相似的程度，
根据世俗的智慧，
在十月之夜的
晴朗的天际，
毫无畏惧地
安上了

---

*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此诗即为此而作。

另一些日月星辰，
它们和上帝创造世界时的
日月星辰
一模一样，
人们也从不休息。
阿门。

给与和享有

你什么也没给我，
你什么也别给我，
只要听听我的话。
战争的血
已经干涸，
轻蔑是一个纯粹的欲念，
在没有怜悯的时刻，
别从人类的思想中
唤起任何行动。
给与和享有——
在我的声音里
至少有一些生活气息，
而你的声音里，
却是充满哀叹的
僵死的外壳。

我什么也没有失去

我仍在这儿，
太阳象雄鹰那样
任情翱翔。
土地在你的声音里面
重复着我的音响。
在重现光明的
眼睛里，
又开始了
可见的时光。
我什么也没失去。
失去——那就是
沿着一条
载满树叶的河流，
在纷乱的梦境中，
在有图案的天空下，
走向彼岸。

致利古里亚

在你的山岗上，
在青春的轮子下，
通过高高的栗树洞，
我建成一条街。
挖土机把一块块石头掘起，
还翻出了成群毒蛇。
那是罗亚河河口的夏天，
夜莺婉转啼鸣，
土地一片洁白。
那时，我写了一些
题材阴暗的诗篇，
一心想改变
满目凄凉的现状，
企图在孤寂的树叶中，
寻求爱情与智慧。
可是山崩裂了，
夏天也不复存在。

在利古里亚
甚至在沿海的地方，
土地也十分贫瘠，
而它那河岸上的石块
生长的势头也很有节制。
如果利古里亚人
把手高高举起，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是正义的象征。
任何一个时期，
利古里亚人都忍辱负重，
境况十分悲惨。
航海者经常远离家乡
漂泊在遥远的海上。
他们的目的
是为了把大海之子的足迹，
扩展到更多的土地上。

时间是难以察觉的

花园里
橙子已抹上一层红色，
难以察觉的时间
在橙树的树皮上
婆娑起舞。
磨坊的车轮
在湍流下裂开，
但它继续转动
一分钟滚向
一分钟，
过去，或者未来。
在果实的漩涡上
时间千变万化，
在注定要死亡的
肉体上，它却一成不变。
它溜走时迂回曲折；
它闭住

通往心灵的入口；

它谱写了

生活的鉴定书。





蒙 塔 莱





生活中经常遇到逆风恶浪

生活中
我经常遇到逆风恶浪：
潺潺而流的小溪
有时会阻塞；
干枯的树叶
有时会卷成螺旋形；
马儿
有时会突然倒下。

除了神圣的冷漠
展示的奇迹以外，
我不知道
什么是善：
——那是
正午睡意朦胧的雕像；
那是
悠悠的白云；

那是

高高飞翔的苍鹰。



午　休

中午，在园子红炎炎的墙边
我静静休憩，带着一张苍白的脸，
在荆棘和枯枝间，我倾听
山鸟怪叫，蛇儿沙沙地潜行。

在土地的裂缝和黑豆上
我窥看一排排红蚁
时而散开，时而又聚集在
小小的草堆上面。

透过树枝，我看到远处
大海粼粼的波纹在颤动，
从光秃秃的山峰上
又传来蝉儿凄恻的啼鸣。

在眩目的烈日下踽踽独行，
一种奇妙的伤感之情

不由在我心头萌起：
高墙上嵌有玻璃瓶尖棱棱的碎片，
在这座高墙旁边徘徊，
莫非这就是整个人生，
和生活中的艰险苦难？

汲水的辘轳

汲水的辘轳
发出轧轧的响声，
井水见到日光
就在那里消融。
盈盈的水桶里，
记忆在微微颤动，
在圆浑如镜的
纯净的水面里，
一张脸儿
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我凑上脸去亲吻，
嘴唇却无影无踪，
过去的年华啊，
它变形，苍老
属于另一个人……
唉，辘轳还在
吱吱嘎嘎地转动，

水桶又沉落在井底，
距离把我们隔开
——什么都不过是幻影。

向　日　葵

把向日葵带给我，
让我把它移植在
我那被海盐烧炙的土地上，
并使它那黄澄澄的
焦灼的脸，
每天能朝向
湛蓝的、镜面般的天空。

一切朦胧的东西
往往会变得十分清澈；
在色调的流转中，
肉体渐渐消耗殆尽
——在音乐中也是如此。
因此，消亡
乃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那株植物

始终朝向金光灿烂的所在，
而那里，生命
却象香精那样蒸发。
把那株植物带给我吧，
把那在光线下显得癫狂的
向日葵，带给我吧。

假　声

埃丝特利娜啊，
你那二十年的岁月
威胁着你，
灰中带有玫瑰色的云雾
渐渐把你罩在自己的圈子里，
你理解这个，
因而也并不恐惧。
我们将看到你
沉浸在这片烟云下面
——风儿撕裂这片烟云，
或者使它猛烈地凝聚。
以后，你将从灰尘的波涛里
悠然出现，
你比过去任何时候
烧炙得更加彻底，
你那凝神沉思的脸儿
象猎神狄安娜一样。

向往更遥远的冒险。
二十个秋天已经涌出，
逝去的春光怀抱着你；
听吧，天国的预言之声
已经为你响起。
但愿为你敲出的
不是破裂的水壶声！
我祈求，对于你，
最好是小铃难以描述的清音。

暧昧的明天
并不使你恐惧。
你，欢跃地伸展身子
躺在岩石上面，
岩石上的盐发出晶莹的闪光。
你的四肢烧在阳光下。
你可记得
在光秃秃的石崖上，
蜥蜴一动也不动，
青春正向你招手，
而等待它的，
却是孩子的草绳。
水，它是试炼你的力量，
在水中，
你发现了自己，
也使自己焕然一新。

我们把你
看成是一个海藻，
一块卵石，
某种海上的生物，
它能更纯洁地漂向岸边，
盐分不能将它腐蚀。

你多么正确啊！
别用虚妄的意念
扰乱微笑的今天。
你的欢乐
已经感染未来，
只要耸一耸肩膀，
你那朦胧的明天的城堡，
就会土崩瓦解。
你站起身来，
沿着细细的小桥前进，
下面是呼啸的漩涡；
你的身影，镂刻在
珍珠般的背景上。
你在颤抖的木板上面
踟蹰不前，然后大笑，
仿佛被一阵风儿攫起后
把你一下子扔在
你神圣的友人的怀抱里，
而他又把你搂住。

我们注视着你，
我们属于
在土地上扎根的那个种族。

中　午

在风中，失魂落魄的蝉儿，
发出铁摇子① 般微弱的叫声，
声音刚一响起立刻消失，
发出的调子萎靡不振。

一条秘密的脉带，
从深处伸向我们，
我们这个世界，
好容易站住脚跟。

如果你用手儿示意，
灰暗的空气就会震颤：
遗迹已经荒弃，
咆哮声不再充斥空间。

① 古埃及的一种乐器名，能发出金属般的响声。

今后手势杳无踪影，
各种声音也趋沉寂。
在你的入口那儿，
降下空虚的生命。

黄昏中的两个人

在你和我之间，
在贝尔维德蕾①，
流泻出水下之光，
它使你的脸，
和小山的轮廓，
都变了形。
你的各个姿势，
都处于易于逝去的、与你隔绝的
深渊之中；
它杳无踪迹地显现，
又消失于满是沟纹的
随着你的脚步而隐没的地方。
这里，你同我在一起，
在这样的空气里——
沉降的空气

① 罗马梵蒂冈的一个区域名。

把麻木的礁石凝住。
而我呢，尽管
拥有周围向我压来的某种力量，
却屈服于魔法之下，
除了自我以外，
对别的什么也认不清；
我一举起手臂，
举动就对我显得陌生，
在一块晶体上碎裂，
记忆显得苍白而遥远，
而那手势也不再属于我；
如果我说话，
我就惊惶地倾听那个声音；
这个声音越降越低，
极其微弱而遥远，
空气也无法承受，
终于消失。

白昼已经憔悴，
在同奄奄一息的白日搏斗时，
一片昏乱，迷惘。
然后吹来一阵风，
山谷就引起一阵疯狂的骚动，
树叶间发出丁当的声音
然后又消散在烟云里，
而最初的光线

为景物平添几分色彩。

……我们间的谈话，
无拘无束。
我在柔和的反光中，
注视着你。
我不知道，
我是否认识你，
我只知道，
我从来没有同你隔得这么深，
象这次晚归时那样。
短暂的瞬间，
已把我们的一切烧毁，
只剩下两张脸儿，
两个面具，
上面投射出勉强的微笑。

门　槛

如果吹入苹果园的风儿，
给你重新带来生活的波涛，
你将无比欢愉。
这里不是果园，
而是保藏圣人遗骸的盒子，
那儿，沉入了纷乱的
暗淡无比的记忆。

你听到扑击声，
并不是鸟儿在飞翔，
而是永恒的胸部在跃动。
你看到，这块孤寂的泥土
会变成一个坩埚。

这里有的是忿怒，
来自陡峭的墙壁。
如果你前进，

你也许会遇上什么精灵，
把你拯救。
这里，织成了一些
荒唐的故事和情节
为了未来的冒险行为。

在把我们拉紧的网里
找寻一个
碎裂的网眼，
你跳出去，逃遁吧！
这就是我对你的祈求。
那时，我就不那么渴，
恨也没有这么深……

三 角 洲

我把那支离破碎的
悄悄地渗入到你那儿的生命
结扎在一起：
那是一个自我挣扎的生命，
对你似乎不了解，
它是一种被扼杀的生机。

当时光的激流阻塞了它的堤坝，
你就把自己改变一番
同它巨大的威力保持协调，
而我的记忆啊，
你更清楚地
从你下降的那个阴暗的地区
浮现上来，
象此刻雨后初霁时那样，
树枝上又披上一层浓绿，
而墙上却是一片嫣红。

除了你那默默无言的信息，
使我能在旅途上获得支持外，
对你，我别的一无所知。
不论你只是形象的化身
或者海岸如何哺育你，
（海岸狂热而混沌，
在潮水的冲击下噼啪作声）
你不过是幻象，
朦胧的梦魂。

在动荡不定的时光
你什么信息也没有，
一片灰色，
或被硫磺的火焰撕裂。
只有拖船的尖叫声，
它透过一片雾气驶来
停泊在港湾里。

海　边

风儿劲吹，
黑暗被撕成碎片，
你投在栅栏上的轻轻的影子，
荡漾着波纹。

你想主宰自己，
已经太迟了！棕榈树上
砰然摔下一只老鼠，
电光在导火线上闪烁，
闪电落在你凝眸而视的
很长、很长的睫毛上。

卢加的浴场

栗子一颗颗落地，
潺潺的流水，
和它们的声音合在一起，
心儿踟蹰不前。

过早的冬天，
萧瑟的北风砭人肌骨。
我出现在悬崖上，
晨曦融化在冰雪里。

大理石，树枝——
下面的涡流
一片片的树叶，
象螺旋，象箭矢
在那沟渠里。

最后的一群牛羊，

徐徐经过，
它们呼出的气，
溶于雾霭之中。



多拉·马古斯*

1

木桥突出在科西尼港
高高的海洋上，
不多几个人，几乎一动也不动，
一会儿把渔网浸入海里，
一会儿又收上。
你挥一挥手，
指向看不见的彼岸
你那真正的故乡。
接着，我们顺着运河
一直来到城市的船坞，
城里的烟灰闪闪发亮；
又来到一块低湿的地方，

---

* 一个犹太少女的名字。

那里，娇柔无力的春天
已经衰落，
任何回忆也说不上。
这里，古老的生活
五光十色，富有东方的
甜润而忧伤的情调，
而你的话儿，
象垂死海鱼的鳞片那样，
发出彩虹般的光。

你那焦灼不安的神态，
使我想起
在那些暴风雨的黄昏
振翅扑向灯塔的候鸟。
你的温柔甜美
也是暴风雨哟：
它回旋，并不显现，
而它的休憩甚至更少。
我不知道，在这个
冷漠的湖里
(这个湖也是你的心)，
尽管你精疲力竭，
你还尽力抗拒，挣扎；
也许，某种护身符
拯救了你，
你把这种护身符，

放在唇膏、粉扑、指甲锉附近；
一只象牙的白鼠；
于是你就生存下来！

2

如今，你在卡林西亚①；
那里除了盛开的桃金娘外，
还有许多池塘。
你伏在池塘边，
观看鲤鱼胆怯地张开嘴儿，
或者在橄树上，追寻那
参差不齐的山峰之间
烧红了天边的晚霞；
而在水里，则欣赏港口和屋宇
投在海面上的
红炎炎的帷幕。

笼罩在潮湿的盆地中的黄昏
只带来了白鹅的叫声，
声音中伴随马达的颤动。
瓷器的内部白得象雪
说明了镜面已经变黑，
镜面里看出你的脸容已经改变，

① 奥地利地名。

——冷漠的谬误的历史，
它镌刻在
海绵不能擦到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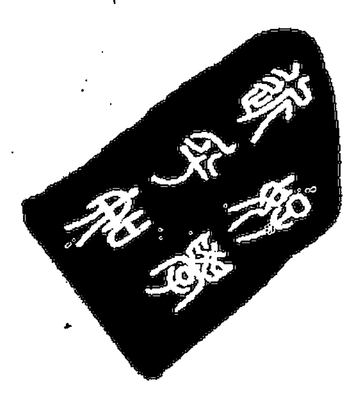
你的传奇，多拉！
可是它已写在
那些男人的目光里
——他们在巨大的
镶金边的肖像中
有高傲而孱弱的小胡子。
时间愈来愈晚，
而暮色越来越暗，
破碎的口琴吹出了音乐，
随着它的每一个和音，
你的传奇，又反复出现。

它真的写在那边。
常绿的桂冠，永远
为厨房而存在。
声音并没有改变，
拉文纳① 十分遥远。
凶残的信仰，
蒸馏出毒汁。
对你，我们又有什么要求？

---

① 意大利地名。

声音，传奇或命运，
都是不能让步的……
可是晚了，
永远是晚一些了。



伊斯特本*

“上帝救救国王吧，”
亭子里的铜管乐器
奏出了这样的声响。
这个亭子建造在木桩上面，
木桩那儿，有一条路通往海洋。
海水涨潮时，
就把海岸沙滩上
马儿潮润的蹄痕
全部冲刷光。

凉飕飕的风侵袭着我，
但玻璃窗上闪现微光，
同时，山崖上的云母
也灿然闪亮。

---

* 英国南方海岸地名。

银行的假日……
它以滑行的形态，
给我带回了
生活的长长的波浪，
滑行而下时，显得过于甜蜜。
时间晚了。
喧闹声向远处扩展，
最后归于岑寂。

残废人驱着轮椅经过，
陪伴他们的是长耳犬，
默默无言的孩子，或者老人们。
（也许，到明天，
这一切都是一场春梦。）
你也翩然来临，
声音象受了窒息似的，
迷失的灵魂获得解放，
——这是失魂落魄的
回复到我自己黄昏的
血的声音。

一家旅馆的门上
门瓣耀眼地转动，
——另一扇门也跟着转
一道光线折射过来——
这种回旋门使我心神不安，

它的范围所及
一切都是七颠八倒；
我谛听着
（“我的祖国！”）
于是认识了你的呼吸。
我也起身，
日子过得太紧张了。

什么似乎都是空忙一场：
即使那种力量
——它以顽强的枷锁，
把活的和死的、树木和岩石
结合在一起——
也是一样；
这种力量由你发挥，
也为你生成。
假日，
不懂得怜悯。
乐队已收敛了
它的喧嚣，
在苍茫的暮色下
显现了一幅没有兵器的
美好的图景。

恶，胜利了……轮子旋转不息。

你也知道这个——黑暗中的光亮。

在燃烧的那块地方，也就是
在第一声钟敲响时
你消失的地方，
只有辛酸的火炬剩下，
它一度曾是银行的假日。

如果他们把你比作是狐狸……

如果他们把你
比作是狐狸，
那末真是惊人的飞跃；
你的脚步如飞一般，
一会儿并在一起，
一会儿分开，
它使砾石翻来覆去，
又使砾石更富有生气
（你的阳台，科多伦戈附近的街道，
草地，还有以我的名字相称的树木，
它们都快乐地、谦卑地
气馁地战栗着）
也许，这只是为了
你杏子般的
温柔眼睛里涌出的明晃晃的波浪，
为了你易于惊愕的那种灵敏性。
为了羽毛被撕时的

伤痛，而那伤痛
却是你孩子的手在紧握时引起的；
如果他们把你
比作漂亮的食肉动物，
比作丛林里邪恶的精灵
（为什么不比作
能引起震击的不干净的鱼，
比作电鳗？）
也许是因为盲人看不见
你秀丽的肩胛骨上的翅膀，
也许是因为盲人无法识别
你那炽热的额头上的预兆，
我在那边刻出的血迹斑斑的沟痕，
十字架，坚振，魔法，灾难，
无愧于圣愿的沉沦和拯救；
如果他们不懂得
把你看作是高于黄鼠狼或女人的生物。
那末，谁同我一样，
会发现你的这些特点？
我持有的金子将埋于何处？
我心头熊熊燃烧的炭火
又在哪儿？
而那时，你正好从楼梯边
转过身去，把我抛在一边？

赞　歌

一

这个你知道：

我不得不重新失去了你。

可我又办不到，

象一次瞄得很准的射击，

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叫喊

都叫我震惊，即使是

从石壁上溢出的

含有盐分的气息，也是一样。

这种气息，

使索多里巴的春天，

黯然无光。

这是铁和船桅的土地，

周围都是树林，

在那黄昏的一片尘埃里。

野外传来了

拖长的哼鸣声，

象指甲在玻璃上那样
令人难忍。
我寻找那已迷失了的印痕
——这是你对我的唯一保证。

地狱：毫无疑问。

音　讯

此刻，在远方
蒸气的幻象扩散，摇曳，
树丛里，绿色的啄木鸟
却传递不同的信息。

一只手伸到树丛的下层
穿透心中的
塞满稻草的网络，
正是那只手，
在水渠的镜子里
孕育着大量黄金，
这时酒神隆隆的车子
从小山一块块烧毁了的地方，
传来了羊群狂野的叫声。

失去羊群的牧羊姑娘啊，
你也回来了吗？

你可愿意坐在我的石头上?
我认识你,可不知道
除了关隘上
那些变幻的飞翔的物体外,
你还看到了什么。
我徒然向平原询问,
平原上,在阵阵闪电之间
笼罩着一片雾霭,
雾霭消失在散乱的屋顶上,
我还对着海岸边冒着蒸气的
那列快车发出的潜热,
提出问询。

海岸守卫人的屋子

你难道不记得海岸守卫人的屋子
耸立在岩石嶙峋陡峭的悬崖上；
它从傍晚起就一直孤寂地等待你，
你向往着那边，百感交集，
内心再也不能平静。
好几年来，西南风一直刮打着残垣旧壁。
你的笑声中再也没有欢乐；
指南针转动得疯狂而任性，
而时运也对你不利。
你再也记不得了；另一种时运
阻挠了你的记忆，
一条线已经缠住了你。

我依旧握着线的一端
可屋子离我十分遥远，
但它的屋顶上，
熏黑的风标无情地在打转。

我握着它的一端，
可你形单影只，
在这儿黑暗中不再呼吸。

哦，在后退的地平线上，
油船的光线还在珍奇地闪亮！
莫非这里就是歧路一条？
（浪涛仍在崩裂的悬崖上汹涌奔腾……）
你记不得这座房屋了，
我的黄昏。我不知道，
谁已离开，谁还留下。

听到你的声音如醉如痴

旧友啊，听到你嘴里发出的
声音，我就如醉如痴。
你的嘴儿象绿色的铃儿那样张开，
余音回荡缭绕，又逐渐消融。
你知道，我的家，
我那遥远的夏天的家，
本在你的身旁；在那片乡土里，
阳光炙热，蚊子成群结队
在空中飞翔。
象当时那样，今天
我也在你的面前默默无言，
大海啊；但对你呼吸时提出的
庄严的劝诫
我不再感到有什么分量，
是你第一个告诉我：
我内心的波动
只是你那脉搏的跳动；

你那险象环生的法则
支配着我的灵魂：
浩瀚而多样，
同时又固定不易，
因而我清涤了一切污秽，
象你那样，用浪花拍击海岸
海岸间有的是木片，海草，星鱼
——你那深渊的一些废物。

如果你愿意
把那悲苦呻吟的
孱弱的生命，象海绵
转瞬即逝地擦在黑板上
一样，一笔勾销吧。
我静静等待，
想重新回到你的圈子里，
让我那分崩离析的过去
如愿以偿。
我的到来，是为了目睹
我在旅程上忘却的秩序；
我发誓赌咒，效忠于
不可能发生的事，
而实际上对它一无所知。
不过，当我依稀听到
海岸上你那温柔的波涛，
我就惊惶失措，

象一个思乡心切的人那样，
记忆力已经衰退。
我吸取了教训后
（不是从你那狂野的荣光中，
而是从某几个荒凉的下午
你那无声无息的喘气中）
就谦卑地委身于你。
我只是柴把中的火花。
我懂得要燃烧，
我存在的意义就是这个，
而不是其它。

新月牙上的风

大桥不能通向你。
只要你一声命令，
即使通过下水道，
我也能游到你的身边。
可是我的精力，
象照在阳台玻璃窗上的日光那样，
渐渐衰竭。

新月上讲道的人问我：
“你可知道上帝在哪儿?”
我知道，并且告诉了他。
他摇摇脑袋。
在一阵旋风里，他无影无踪。
旋风把人和房屋
一起带到高处，升入黑暗中。

木兰花的阴影

日本木兰花的阴影
现在已经暗淡，
淡紫色的幼芽，
已经坠落。一只蝉儿
不时在高处震颤。
现在已不再是
齐声欢唱的时候了，
克莉齐亚；无限之神的时辰
已经来到，把信徒们
一一吞噬，然后又用血
使他们再生。
要毁掉自己比较容易——
在第一次振翅飞翔时，
在第一次与敌手相遇时
就倏然死去——
这不过是一场游戏。
现在，开始了
更加艰难险阻的道路；

但这不是你——
你已在阳光之下憔悴，
象生了根那样不再能动弹；
而是那娇柔的鹡鸟，
它在你那河流的
寒冷的码头上高高飞翔：
你虽不辨哪里是天空的顶点和最低点，
也分不出什么是巨蟹星座和摩羯星座，
但严霜的寒气却不能使你折腰，
你那脆弱的逃亡者啊。
因为在你心里
可能还进行着一场搏斗，
你的配偶对你也无比尊敬……
别的都退缩了，屈服了，
那细细钻着眼儿的锉刀
将不再发出声响，
刚才歌唱着的空空的硬壳
霎时就将在脚底下
变成玻璃样的粉尘。
阴影呈青灰色，
已是秋天，已是冬天；
是第一个世界把你引导，
而我也投身于那个世界里，
象海鱼离水一般跳到陆地上，
在新月之下。
别了。

一封未写的信

每天迎来了曙光熹微的黎明，
我们的生命宛如由一丝一丝羊毛织成，
然后又编成时间和年份。
今天，一对海豚，
可不是同它们的子女在雀跃欢腾？
我但愿听不到你的任何音讯，
也不想从你的睫毛间看到闪光。
世界已完全变了样。

我不会消逝，
也不再掉转脸儿；
夜间红的炉火
迟迟不熄。
漫长的黄昏无边无际，
祈祷是莫大的痛苦，
在凸出的岩石间，
海里的瓶儿还没有送到你的身边。

浪涛空寂无声
击拍着菲尼斯特雷的岸边。



鳗　鱼

鳗鱼啊，
寒冷的海洋上的汽笛声
离开波罗的海，
飘向我们的海洋，
飘向我们的港湾和河流，
后来又从水底深处
在汹涌险恶的洪水下面，
奔泻而出，
声音从一条树枝传到另一条，
从一个卷须飘到另一个，
后来越来越细弱，
而且越来越飞向内陆，
越来越深入到岩心，
一缕缕穿过泥土的每条脉络，
直到有一天，
从栗树射出的光线
将一泓死水的池塘

以及从亚平宁悬崖倾斜而下
一直到罗马尼阿①的许多沟渠,
照得闪闪发亮;
而鳗鱼呵,
你,环形圆纹的鱼儿
象一条鞭子;
你是大地上的爱神之箭,
只有我们的水洼
和比利牛斯山的干涸的小溪,
才能使你回到
肥沃的天堂;
绿色的灵魂啊,
你,只是在酷热难当和荒芜不毛之地
寻找生命,
你象一颗火花,
它说
万物在似乎显得黯然失色之时
才有一个开端;
你象一枝被埋葬的树干,
又象昙花一现的彩虹,
它和你睫毛中间嵌的那条,
仿佛是孪生姐妹,
你使那条彩虹
在埋于你的泥滩中的人类子孙中间,

① 意大利地名。

灿然放出光辉：
——难道你不认为她
是你的姐妹？



日　和　夜

不论是
飘飞而过的羽毛，
还是家具中间
飘忽不定的光线，
或是屋顶在镜子中的反光，
都能绘出你的倩影。
在墙头的四面八方，冒起
一缕缕蒸气，使白杨树
看去更加高入云霄。
下面，磨刀工人的鹦鹉
在架子上鼓动羽毛；
接着，闷热的黑夜
降落在小小的广场上；
脚步，那始终是顽强的搏斗，
消隐后又重新出现，
好几个世纪从不改变。
有许多瞬间都是恶梦，

在熠熠发光的洞穴里，
你眼睛中的清辉不能再见。
如果射击时突然发出回响，
阳台上就会引起同样的叫喊，
悲泣声也同样缠绵。
射击声会使你的
喉头见红，
翅膀碎裂。
哦，危险的曙光使者，
修道院和医院
听到响彻云霄的号角声，
都苏醒了……

希特勒的春天

疯狂的飞蛾
象一簇浓密的白云，
有的围着苍白的灯光飞舞，
有的回旋在栏杆上，
白云在地上铺起一条毯子，
然后象糖一样，噼噼啪啪地碎裂。
在死气沉沉的季节的秘密洞穴里，
在自马雅诺一直伸展到这片沙滩的果园里，
弥漫着一股阴沉沉的寒气，
此刻，近在眼前的夏天，
使这股寒气冰释。

不久以前，在大街上，
有一个地狱的使者①
在一群刽子手的高呼万岁声中疾驰而过，

① 此处指希特勒。

灯火通明、布满钩形十字旗的
神秘的弯口①，
把他吸住，把他吞噬；
店里的橱窗都关了起来，
尽管它们用大炮和战争的玩具武装着，
但它们既可怜，又无害，
以前，屠夫经常在山羊的嘴上饰以浆果，
如今他也闩上了门；
一些温和的刽子手还不知血为何物，
他们的典礼，已变成断裂了的翅膀的
令人作呕的疯狂摆动，变成了
河边沙滩上的蛆虫，
河水不断侵蚀着河岸，
现在，谁也没有过错。

那么，什么都是一场空？
在圣约翰纪念日，罗马的蜡烛，
徐徐把天边燃成一片苍白，
而在阴惨惨地等待游牧民族时，
象洗礼那样强有力的质物和长时期的离别
（可是珠宝在空中闪亮了一下，
并且在冰块上散开，在你海滩的岸边，
托比亚的天使，七个，以及未来的种子）
还有你手里生成的天芥菜——

① 此处指剧院中供乐队奏乐的凹入的场地。希特勒曾去意大利会见墨索里尼，并在佛罗伦萨的剧院中听音乐。

这一切都被象火焰那样发出尖叫
而且象暴风雪那样砭人肌首的花粉，
烧焦和吸干……

唉，疮痍满目的春天仍是节日，
如果它把这个死亡
冻结在死亡里！
再仰头望望，克莉齐亚，
这是你的命运——
你自己虽已改变
你的爱情仍旧始终不渝，
直到你所拥有的
那瞎了眼的太阳
在另一个里面发出炫眼的光辉，
而且在它里面为众人毁灭！
也许，在群魔乱舞的夜晚，
迎接魔鬼的汽笛声和钟声
已和天堂里的声音混而为一：
这种声音自天而降，征服一切——
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丝曙光：
明天，每个人都会看到这个曙光，
它在南方烧焦的海滩上呈现一片白色，
可没有恐怖的翅膀……



翁加雷蒂





追　念

他的名字
唤作穆罕默德·赛亚波

他原是游牧民族
酋长的后裔
他自杀了
因为他已
不再有国土

他爱法国
后来改名换姓

他改名为马赛尔
可不是法国人
他再也不懂得
如何在自己的帐篷里
生活

在帐篷里
他常听到人们
念诵可兰经
啜饮咖啡

他也不懂得
如何纵情唱出
他的流亡曲

沙漠的金亚麻

翅膀在烟雾中摇晃
破坏了眼睛的寂静
渴望亲吻的珊瑚
随风脱落

在曙光中
我心惊胆战
面容苍白

在迂回曲折的怀旧中
有人灌输我生命

此刻，凡是我在世界上
有伙友的各个地方
我都反映出来
我嗅出了方位

到死为止
一直听凭旅程的摆布

我们的睡眠有一些间歇

太阳熄灭了眼泪

我的身体
披上了一件
暖洋洋的金亚麻大衣

在这荒漠的平台
我伸开手臂
向美好的时光俯身

守　夜

整整一夜
我伏在一个
被杀害了的
伙伴的身边
他咧着嘴在笑
脸儿朝着浑圆的月亮
在寂静中
他的双手
血淋淋地
印入我的脑海
我写下了
几封深情的信

我从来没有
象现在那样
对生活满怀眷恋之情

休憩的时刻

谁将伴随我去田野

阳光散射在
低头弯腰的草上
水珠
闪耀金刚石的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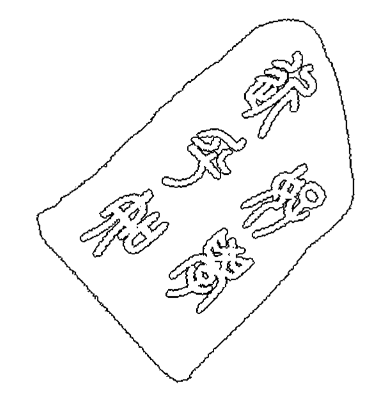
在宁静的宇宙
俯下身子时
我十分温顺

在丁香花的一抹阴影里
山峦膨胀
随天空漂移

在这微小的天穹里
魔力遽然中断

我陷落在自我里面

我隐藏在我自己的窝里



痛　苦

要死，就得象渴望
海市蜃楼的云雀那样
或者象一只鹌鹑
一旦飞过海洋
就栖息在第一丛树上
因为它已不再想
振翅飞翔

可别象瞎了眼的金丝雀
活着徒然叹息，悲伤！

怀　旧

那时
天色即将破晓
春天将临
路上行人稀少

巴黎
笼罩着
惨云愁雾

在桥的
一个角落里
我对一位
苗条的姑娘的
无止境的沉默
陷入沉思

我们

同病相怜

我们失魂落魄

呆在一起



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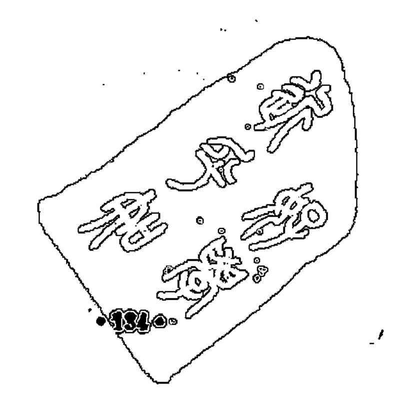
我知道一个城市
它每天阳光充沛
那时什么都令人销魂

一天晚上
我走了

我心里
不住响起
蝉儿刺耳的叫声

从一只
漆成白色的
船上
我看到
我的城市消失
剩下了、

少许景物
还有
悬浮于混浊的空气中的
一抹微光



河　流

我倚在这株
残败的树旁
在这个山坑里
显得一片荒凉
它看去象一个
演出前和演出后的
马戏团那样
没精打采，黯然无光
我抬眼望着
天上的云
如何悄悄地掠过月亮

今晨我在一只水盆里
伸展我的肢体
象一具遗骸一样
在那儿休息

伊桑佐河
在我身边流过
它的一块石子
把我细细研磨

我收起
我的四肢
象杂技演员那样
转过身子
走在水面上

我在那些
因战争而玷污的衣服边
蹲下身子
并象贝督因① 人那样
俯下脑袋
承受阳光

这就是伊桑佐河
这里，我能最佳地
认识到自己
是宇宙中
一条柔顺的纤维

---

① 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

当我
认为自己
并不协调时
我痛苦已极

可是那些
作用于我的
隐藏的手
却赐与我
稀有的
幸福

我已检阅了
我生命中的
一些年代

这些都是
我的河流

这就是塞尔基奥河
也许二千年来
他们从那里吸引
我的同胞
我的父亲和母亲

这是尼罗河

它看到我
出世和生长
并在广漠的平原内
莫名其妙地燃烧

这是塞纳河
我消融在
它的一片混浊中
也认识了我自己

这就是伊桑佐河叙述的
我的一些河流

这就是我的怀念
它通过每条河流
闪现在我眼前
现在既然已是夜晚
而我的生活在我看
是一个黑暗的
花瓣

美丽的夜

今夜
响起了哪首歌曲
歌中交织着
心灵的水晶般的回声
——天空的繁星

从新婚者的心上
泛起何等样的
节日的欢欣

我曾经是
阴森黑暗的池塘
现在
我啃着空间
象婴儿咬乳房一样

现在我沉醉于
宇宙

睡 意 朦 胧

这些山脊
坐落在
山谷的一片黑暗中

什么也听不到
只有蟋蟀的唧唧声
传到我的耳畔

它伴随着
我内心的骚动

冲　突

我饥饿得象一头狼
却带着小羊的躯体
低头向前走

我象一只
怯生生的小船
在放荡的汪洋大海上

分　离

你，在那里
是一个均匀的人

你，在那里，
是一个被遗弃的灵魂
一面没有感觉的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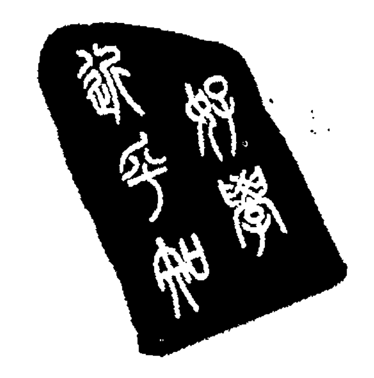
他来我这儿
把我唤醒
同我结合
并且占有

这是为我而生的
珍奇的财富
如此轻声地
为我而生

当它不知不觉地

持续时

它又熄灭



意 大 利

我是一个诗人
呼声与别人一致
是许多个梦的凝聚物

我是一个
温室里成熟的果子
由无数对比法
嫁接而成

可是你的人民
是由同一片土地
抚育的
意大利抚育我的
就是这样的土地

就是穿着你士兵的
那身制服

我休息着
仿佛睡在我父亲的
摇篮里面

明净的天空

在浓重的
雾霭后面
星星啊
一颗又一颗地
相继闪现

我呼吸着
新鲜的空气
这是天上的颜色
赐给我的

我把自己
只看成是
不朽的循环中
一幅转瞬即逝的
图象

被埋葬的港口

诗人到了那边
然后带着他的歌
回到光线里
把它们扩散

这诗歌啊
给我留下那
秘密无穷无尽的
虚无

快　乐

对于这里
充溢的光线
我感到无比激动

我欢迎
这个日子
象甜熟的果实

今天夜里
我将
痛悔
象消失在
沙漠中的
狗吠声

变　迁

路啊路
我重新找到
爱情之井

在一千零一夜的
眼睛里
我获得休息

在荒芜的花园里
她着陆了
象一只鸽子

在昏厥的
中午的
空气中
我为她采撷了
橙和茉莉花

夜　　歌

船桅隐隐显现
焦急地盼望曙光。

大地在淡淡的哀愁下，
苏醒过来。

树叶呵，成双成对的树叶，
我倾听你们的悲叹声。

秋天啊，
你虽甜美温柔，
可是奄奄一息。

哦，青春，
离别的时刻几乎还没有过去。

青春的高空，

自由的冲动。

我呀，已是
一片荒凉。

我沉溺在
曲曲折折的忧郁中。

可是，黑夜
驱散了距离。

无穷无尽的寂静；
幻想的巢儿，
宛如点点繁星。

哦，夜啊。

利古里亚海的静寂

如镜的水面退潮时
波光粼粼。

太阳依旧秘密地
浴在海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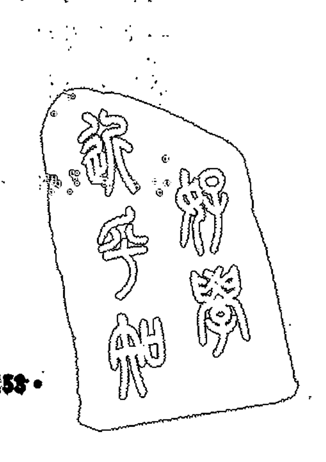
水面上
微微泛起一层淡红。

海湾上也意外出现这种颜色
看去十分柔和。

深藏在岩石里的阴影
已经消失。

海面和煦而又欢欣，
真正的情爱在于恬静。

欢乐，来自
雪白的翅膀，
静止不动的晨曦。



孤 独 的 船

寂静的黄昏中
船儿独自向前

远处，屋子里
微光闪现

它行驶在黑夜里
在海洋深处的一片烟气中

它独个儿停着
一个爆裂声
然后又趋沉寂……

爆裂声又响了起来……

黄　昏

在黄昏的脚步下
清澈的、橄榄色的水
淙淙流过

它流到即将燃尽的火边
谁也不曾记起

此刻在烟雾中
我听到蟀蟋和青蛙的叫声
那里的草儿在微微颤动

宁　静

葡萄熟了，田地已经耕耘，
山峦上再也没有一丝白云。

夏日的镜面上扬起灰尘，
还投下了阴影。

从晃动的手指间望去，
它们的光线那么遥远，
又那么明净。

我心中最后的创痛，
也随燕子一起飞逝消隐。

最后的时刻

月亮，
天空的羽毛，
这么透明，
又这么奄奄无生气，
莫非是你
带来了裸露的灵魂的低语声？

在剧院废墟上的蝙蝠
永远无法述说的苍白下，
在母山羊的梦境里，
在干枯的树叶间，
在静止的烟雾中，
传来了水晶般的鸣声——
莫非这是一只夜莺？

岛

他来到一个
永远是黄昏的海岸上，
那儿有古木参天的森林；
再往深处走，
只听得羽毛的音响在召唤他，
炎热的水发出刺耳的击拍声
把羽毛的音响溶化。
这时他看到一个精灵
（本来没精打采，后又振作起来）；
回身往高处看，
原来是一个仙女，
她伸着身子抱住一株榆树，
沉沉入睡。

他时而想到幻影，
时而想到真正的火焰，
后来到了一块草地

那儿的阴影，在处女的眸子里
显得十分浓密，
象橄榄树下的黄昏一样；
树枝上，慢慢滴下了
一丝丝箭一般的雨水，
那儿，羊儿在宁静温馨的环境下
打盹，有的羊儿
却在熠熠发光的地毯上觅食，
牧羊人的手透明得象玻璃，
亮油油的，仿佛害过一场小小的热病。

怜 悯

1

我是一个受伤的人。
我想走开
最后再回来。
怜悯啊，在那儿
可以听到孤独者的声息。

我有的只是骄傲
和一颗和善的心。

我感到自己在群众之间
象一个被放逐的人。
可是我为他们而痛苦。

我不是应当清醒过来吗？

我替沉默加上许多名称。

我的心不是已经成了碎片
沦为文字的奴隶？

我统治着幽灵。

唉，象干枯的树叶，
灵魂，一会儿在这儿，
一会儿在那儿……

不，我听到风儿和它的声音
是古老的野兽的声音。

上帝啊，向你祈求的那些人，
难道除你的名字，他们一无所知？

你把我摒弃于生活之外。

你也能摒弃我于死亡之外吗？

也许人类连希望也不值得怀有了。

忏悔的源泉也干涸了吗？

如果罪恶不再能导致纯洁，
罪恶又有什么用呢？
肉体几乎已记不起
它一度曾很强健。

灵魂是疯狂的，未能再生。

上帝啊，看看我们的弱点吧。

我们希望有一个必然性。

你连笑也不再笑我们吗？

那末为我们哭泣吧：残酷。

我只能置身于
欲望的牢笼里，没有爱。

给我们看看正义的征兆吧。

你的法则是什么？

囊毁我可怜的情感吧，
把我从焦灼不安中解救出来。

我已倦于无声的叫喊。

2

忧郁的肉体
一度曾洋溢着欢乐
眼睛在疲倦的苏醒中半开半闭
太成熟的灵魂啊，你可看到，
我坠地后将会是什么样子？

死者的道路在生者中间，
我们是影子的江河。

它们是在梦境中爆开的谷粒，

它们的——和我们相距甚远，

它们的——是在名称上施加分量的影子，

所希望的不外是一堆影子，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上帝啊，你看来不过是一个梦魂吧？

我们冒昧得很，
至少愿你象一个梦魂。

它出自最清楚不过的疯狂。

它不在云雾般的树枝中战栗，
象睫毛上
早晨的麻雀那样。

它呆在我们中间，枯谢起来，
神秘的创伤。

3

刺着我们的光线
是一条越来越薄的线。

你还能再炫眼吗，
而别使我们丧身？

请赐给我这至高无上的欢快吧。

4

人，单调的宇宙，
认为他不断为自己带来财富
从他害热病的两只手里
流出的只是无尽的局限。

他那蜘蛛的细丝
把他与空间相连，
他除了自己的叫喊外
什么都不怕，什么也不诱惑。

他掘起坟墓
来弥补自己的损耗。
但想到你，永恒的存在啊，
他什么话也没有，
只有亵渎。

贝督因人之歌*

一个女子起身唱歌，
风儿念起咒语相和，
歌声传遍整个大地，
悠扬之音梦魂相依。

大地赤裸身，
女子是情人。
风儿吹更紧，
梦魂倏已尽。

---

* 参见第136页注①。

无　题

当所有的光线都已熄灭，
我见到的只是自己的思念。
夏娃就把失乐园的图景
在我的眼前一一展现。

日复一日

（节译）

1

“妈妈，谁也不曾受过这样的苦……”
脸儿虽已消失
可是眼睛依旧栩栩如生
脸儿从枕头转向窗口，
房里满是麻雀
爸爸用碎屑去喂
为的是逗引自己的孩子……

2

今后，我只能在梦中
吻那双亲切的手……
谈天，工作

什么都没有多大改变。
我恐惧，抽烟……
在这样的夜晚
我怎能受得了？……

3

他在哪儿，
那儿就响起
天真烂漫的声音
声音在各个房间回响

一个疲惫的人
难道能挣脱忧伤
振作起来？……
泥土把它毁了
又保护了它
过去是一篇寓言……

4

别的任何声音
全是熄灭了的回声
此刻既然有一个声音
从不朽的顶点
向我召唤……

5

施虐的大地，
残忍的海洋，
把我同坟茔所在地隔开；
那儿，受折磨的身体
正迷失道路……
这无关紧要……我越来越清晰地
听到那心灵的声音
它不懂得怎样卫护
世间的利益……
我的小岛呵，
在它的单纯的秘密里，
每一分钟越来越欢欣，
亲切……

6

燕子飞去
夏天随着流逝
我对自己说
我也即将消失……
可别让那短暂的黑暗
留下
它是撕裂我爱情的

唯一象征
要是我能从地狱
到达某个宁静的境界……

7

在黑暗中
幻灭的树枝掉落时
几乎没有悲叹声，
树叶在清风的抚摸下
也并不呻吟……
复仇女神摧残了那娇弱的躯体
一种热情而亲切的声音
使我憔悴……

8

夏天不再使我发怒，
春天也不再带给我佳兆；
秋天啊，你会凋谢，
你那愚蠢的荣光也会枯萎；
而冬天，尽管草木凋零，
却展示了最温和的季节！

我已失去了一切

我已失去孩提时的一切
我已不再能在一声叫喊中
使自己的记忆消失。

我已将儿童时代
埋葬在黑夜的深渊里
现在，一把无形的剑
把我同一切分离。

我记得自己以爱你为荣
此刻我在这里，迷失在
无边无际的黑夜中。

绝望的情绪在不断增长
生命对我来说，只是
一块梗在喉底的
叫喊的岩石。

别再喊了

别再杀害死者
别再喊了，别再叫喊
如果你还想听到他们的声息
如果你不想毁灭

他们的絮语听不真切
他们不再发出声音
只有草儿在成长
幸而长草的地方没有人

诗人的秘密

我只在夜间，才有女友。
我能带她穿越
一个又一个瞬间，
不把光阴虚度。
在我心脏频频跳动的时刻，
我多么欢悦。
别的什么都不想。

当我一听到她的声音
她就翩然降临，
重新挣脱了阴影。
怀着不渝的希望，
我心中又燃起了火焰，
在你如此挚爱的
土地的召唤下
（这片土地在你看来
是不朽的）

她默默地归去。

上帝啊。

终　曲

不再咆哮，不再絮语，
大海啊，大海。

没有梦，海面也没有颜色，
大海啊，大海。

发发慈悲吧，
大海啊，大海。

云儿在轻率地飘移，
大海啊，大海。

海面在忧郁的烟雾下退潮，
大海啊，大海。

瞧，海死去了，
大海啊，大海。

你在哭喊：我闷死了……

你不能睡，你睡不着……
你在哭喊：我闷死了……
你小脑袋那垂死的脸上
一瞬之前
依然明晃晃的两只眼睛
两个眼睛啊，如今瞳孔张大……
然后显得迷乱……
我一直忧心忡忡，
内心骚乱而忐忑不安，
可是在你的目光里，
我感到自己又纯洁而自由，
而且十分幸福……
接着，嘴儿，嘴儿，
过去一直如此娇美可爱，
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如今，这张嘴儿
在默默的挣扎中扭曲……

孩子离开了人间……

九年了，关闭在小圈子里的九年；
以后，不论日子也好，分钟也好，
永远不再能结合在一起了：
我的希望，本来
完全寄托在它们上面。
我能把你找寻，
我能重新找到你，
我将能继续不断地
从另外九年的角度里
看到你继续成长。
我继续能够
一定能够
在我的手掌里感知你的小手，
你那婴儿的手，即使
抓住我的，也无法辨认；
后来，你的小手有了知觉
而且越来越懂事地
听凭我双手的抚弄，
你的手儿变得干枯，
孤独——而且极其苍白——
孤独的手，在阴影中
停止了摆动……
上星期，你还象一朵
盛开的鲜花……

我为你把衣服拿到家里，
以后，在家里，
他们将为你关上了门，
永远，不，你永远
是我灵魂中的灵魂，
你使我的灵魂
获得解脱。
现在，最好让灵魂解脱吧，
这样它就无法感知
你那充满活力的微笑。
你再试炼一下我的灵魂，
让它增添力量，
如果你愿意——我向你求助，亲爱的！
希望你能把我高高升到
平静地生活、没有死亡的地方。

我活得比你长，
可以补赎
因死神剥夺了你的年华
而引起的惊惧；
怀着疯狂的痛悔的心情
我恨不得追回你的岁月，
仿佛你在我们活人中间
依旧继续成长；
可是成长的，却只是

我那可恶的
空虚的暮年……

如今，在那黑暗的年代
你向我伸出手儿，
纤细的手儿……
我惊惶不已地
倾听自己的心声；
这南方的天空蓝得太深，
天上的星星也太繁密，
太繁密了，而对于我们
却没有一颗星星是熟悉的……

1966年9月12日

你穿着一件红衣服
在门口出现
为的是对我说
你是火焰
它烧灭后又重新发光

你红玫瑰上的刺
把我扎了，
这样我可以在指头上
吮吸我的
已属于你的血

我们经过一条街道
它撕裂了
荒山里的一片生机
可是好久以来，我懂得
怀着轻率的信仰挨苦受难

哪怕有多大年岁
也不能保证赢得胜利

可是星期一
我们紧握双手
愉快地聊天
除了在骚动的城市
一座忧戚的花园里外
再也找不到避难之地

星　星

星星，我唯一的星星，
你在寒伧的黑夜，孤零零，
你只是为我闪亮，
在我的孤寂中闪亮。
可是对我，星星啊，
你的光芒将永久不息，
允许你照射的时间太短了，
请你赐给我一丝光亮，
这样在我绝望的时刻，
就只会更加灰心丧气。

这是饥饿的时刻

这是饥饿的时刻，
你的时刻，疯子。

撕裂你的心吧。

它的血有盐味，
还有酸味，而血却是甜丝丝的。

这么多的哭泣
使它越来越可口，
你的心啊。

你的这颗心，
是这么多眼泪的果实，
撕裂它，吞食它，
让你心满意足。

礼　物

现在睡吧，不平静的心，
现在睡吧，去睡吧。

睡吧，冬天
侵袭了你，又威胁你，
向你叫喊：
“我要消灭你，
你再也不得安睡。”

你对我说，
我的嘴在你的心旁
把安宁呈上。
去，睡吧，睡在安宁中。
听吧，你所钟情的人，
为了战胜死亡，
不平静的心啊。

你已看到它在熄灭

在可怕的寂寞中，
你提供了
在伊甸园中奔驰的能力，
我钟情的
乐于施舍的女神啊。

在我的眼睛里，
你看到堆聚的这许多回忆
一一熄灭，
而且一天比一天毁得更厉害
——独一无二的记忆，
突然形成。

你的灵魂
已紧锁在我的心中，
我为此获得新生。

在令人惊骇的寂寞中，
你为我们展现了
自由的时光的奇迹。

你拯救了我，
使我免于衰老，
我慷慨的小姑娘。

你的光辉

我的爱，
太阳渐渐消失，
此刻，长夜降临，
令人肠断的瞬间也同样缓慢。

我看到你的光辉
已变得遥远，这说明
我们的分离时间不会很短。

嘴儿的闪光

在我面前有成千上万的人，
他们的年岁都比我大。
在嘴儿的闪光下，
他们受到致命的伤痕。

这并不是一种
能减轻痛苦的理由。

不过，如果你用怜悯的眼光
看我，同我说话，
而且播扬出一曲音乐，
我就忘怀痛苦的灼伤。

童年的残迹

1

在我的童年时代
还存在一丝痕迹的地方，
有什么扼住我的咽喉，
使我对它无限向往。

这是有待于抚慰的
不幸的征兆……

为顽强的痛苦所窒息的
坚持不懈的召唤
——这是流亡者的命运。

2

在我身上，

还有童年的一些残迹。

放任自我，
向往童年时代——
这是我的理想。
我恨不得挣脱自己
奔驰四方。

难道这是流亡者的命运？

正因为我那待抚慰的不幸，
我才盲目奔跑，
而且不住向你发出
为痛苦所窒息的
激情的召唤。

1966年9月13日

哆嗦的双手
握紧了电话线
我的耳畔不久以前
还响起你的声音
向我道别的声音

光中有一条飘忽不定的线
这是我亲吻时的
心灵的细丝
只有在情欲的驱使下
我才吻

可是我固执的爱
将使我们免于流亡

圣 保 罗

晶洞般的城市，
夜间缩成一团，
你温情脉脉地
欢迎我那惶惶不安的漫游。

灯光熄灭，
色彩消隐，
生活，不再是别的
只是重重的魅影。

思念沉溺在回忆中，
伴随我脚步的只有阴影。

玫瑰主题变奏曲

1

青春，
谎言的回声，
激烈而短暂，
欲望，以后又突然
只剩下回忆。

打破讥讽的壁垒，
让心儿抉择命运。

别害怕，
你已有了支持——
你赖以倚靠的
与玫瑰一起奉献的
那条古老的手杖。

2

你曾耐心等待我
命中注定的爱啊，
自从我第一次痛苦以来，
我就跟踪你，迷迷茫茫。

在追寻梦寐以求的形象时，
会遇上成千次挫折。

我身上的外衣只是血，
眼睛的光芒已经熄灭，
衰竭的双手
徒劳无益地合上，
心儿已经泯灭。

你那执着的爱抚
驱散了黑暗的阴影，
久久忍住的泪水，
迸发时分外欢欣。

你的爱，使驯服的刺上
一朵红花发芽，
怀着无限信任，
我把它送到你的手中。

可是你已在天际
作了一个告别的手势，
你的一只手，鲜血淋淋。

献呈的玫瑰刺伤了它，
玫瑰以泪水作为养分。

仿佛戴着血手套，
你的手在致意。

3

被爱恋的形象
发出悲哀的冲动。

一颗因期待
而悲痛欲绝的心，
在梦魂的现实中，
清晨终于苏醒。

惶惶不安的流浪之后
在热恋的手臂中间新生，
该是多么甜蜜。

光线熄灭，

色彩消隐。

如今，生活仅仅
属于回忆。

思想变得憔悴起来。

4

命中注定地
期待一个被追寻的梦境——
为了如饥如渴地
能登上髑髅地①。

在爱情卫护者的心跳中，
在重现新绿的荒凉的地平线下，
一颗死去的心
为如此温柔的爱抚所吸引，
重又搏动。

5

被爱恋的形象
发出悲哀的冲动。

① Calvario，系耶稣受难地。

一颗因期待而痛苦的心，
在梦魂的现实中，
清晨终于苏醒。

在爱人手臂中间
新生，真是甜蜜。

可是，重新燃起我的
心头之火的那只手
作了一个告别的手势，
如今将梦境熄灭。

手上沾满了一滴滴鲜血，
血仅仅来自玫瑰的刺。
当玫瑰为爱情而哭泣，
它身上的刺就扎向自己。

寂　寞

白昼，寂寞保护我，
夜间，痛苦是我的卫士。

在阴影中，我封住你的思想，
而孩子的心是它的珠宝盒。

第一次会晤后的瞬间已经消逝，
你明天的归来，
仿佛把我禁闭在
世纪的坟墓里。

阴影的色彩

1

黄昏染上
阴影的色彩，
对我漫无止境
离你却很遥远。

眼睛，心儿，灵魂
都催动这一坚持性的要求
——要把你召唤。

2

迷失在黄昏中
漫无止境地期待着的
心儿、灵魂和眼睛，
都蒙上一层阴影的色彩。

3

阴影，就是
心儿、眼睛、灵魂的颜色，
它们迷失在
漫无止境的期待中。

4

心儿、灵魂和眼睛
都在期待
深夜中的阴影。

封面设计：于绍文



ISBN 7—5016—0045—7/I·46

定价 2.45 元